月令

禮記集說 第四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六

月令第六

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正令則雜擧三代及秦事礼家記事者抄合爲此篇〔註〕馬氏曰曆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自堯以来未之有改也舜齊七政周用五紀其究一也蓋日月星辰之往來不窮或離或合或函或縮進退相代終始相循者天以是而命萬物而人奉之以爲令者亦曰是也方周之時以馮相氏會天位保章氏辨地域又以太史正歲年而頒官府都鄙以序事頒邦国以告朔其爲象法則使萬民觀之於正月之吉又使官帥其屬而觀之於正歲且法則使徇焉而夏之政典先時者不及時者其罪至於殺蓋欲百官萬民謹其令而順承之也月令之爲書亦祖先王之餘而後儒傳會增益以成之也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疏〕孟春夏正建寅之月也營室在亥娵訾之次也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尾星在南方之中○疏曰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略而言不與曆同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二十八宿星体有広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

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曆法但舉大畧耳〔註〕嚴陵方氏曰日在營室者日月會於營室之辰也會在營室以知月之建寅會在於胃以知月之建卯故日月所會謂之辰者以此每一歲而十二會焉日与月會而此猶稱日者蓋陽以成歲爲事而陰特从之故以日爲主与書言出日納月而不及月同意二十八宿分布於四方晝夜運而歲一周焉季冬之月言星迴于天是也故每月之內或見乎昏而中者或見乎旦而中者昏參中旦尾中則知月之建寅也推此則餘月亦可知也中謂中於南方也先昏而後旦者順陰陽之義也書於春言星鳥夏言星火秋言星虛冬言星昴乃与此不同何也蓋書言分至之所中者此言昏旦之所中者彼以時爲主此以月爲主故詳畧不同然其見於南方則一也

其日甲乙 五

〔疏〕春於四時屬木日之所繫十干循環猶言甲乙者木之屬也四時皆然〔註〕馬氏曰甲丙戊庚壬陽也乙丁己辛癸陰也蓋一陰一陽每相爲用者也十日分麗於五行用事者王故甲乙用事於春爲木王也丙丁用事於夏爲火王也戊己用事於中央爲土王也庚辛用事於秋爲金王也壬癸用事於冬爲水王也此王則彼竭矣故曰五行之用迭相竭也

其帝太皥其神句芒 五

註太皥伏羲木德之君句芒少皥氏之子曰重木官之臣聖神繼天立極生有功德於民故後王於春祀之四時之帝毋神皆此義馬氏曰太皥以木德王而句芒者木正重也故祀以主春炎帝以火德王而祝融者火正黎也故祀以主夏黃帝以土德王而后土者土正句龍也故祀以主中央少皥以金德王而蓐收者金正該也故祀以主秋高陽以水德王而玄冥者水正熙也故祀以主冬蓋天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以尸之則生而有功德於民者沒而祀之以主時事不亦宜乎

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去聲)太蔟(七屈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註鱗蟲木之屬五聲角為木單出曰聲雜比曰音調樂於春以角為主也律者候氣之管以銅為之或云竹為之中猶應也太蔟寅律長八寸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是氣之應也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其數八成數也通於鼻者謂之臭臭即氣也在口者謂之味酸羶皆木之屬戶者人所出入司之有神此神是陽氣在戶之內春陽氣出故祀之祭先脾者木克土也◐蔡邕獨斷曰戶春為少陽其氣始出生養祀之於戶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門內之西註馬氏曰蒼龍木屬也其類為鱗故春則其蟲鱗朱鳥火屬也其類為羽故夏則其蟲羽人土屬也其類為倮故中央則其蟲倮白虎金屬也其類為毛故秋則其蟲毛玄武水屬也其類為介

故冬則其臭朽又曰味生於形臭生於氣故形成而後有味
氣化而後有臭春以陽中生木木之成形而曲直曲直作酸
故其味酸物以木化則其氣為羶故其臭羶秋以陰中生金
金之成形而從革從革作辛故其味辛物以金化則其氣為
腥故其臭腥夏以陽極生火火之成形而炎上炎上作苦故
其味苦物以火化則其氣為焦故其臭焦冬以陰極生水水
之成形而潤下潤下作鹹故其味鹹物以水化則其氣為朽
故其臭朽中央以陰陽之中氣生土土之成形而可以稼穡
稼穡作甘故其味甘物以土化則其氣為香故其臭香土主
四時而分王焉故五味也而皆以甘為主五臭也而皆以香
為主則冲氣之為用如此而已 ○長樂陳氏曰律起於黃鍾
終於中呂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其輕重有權而萬法之
原畢會於是幽有以辨天地四時之理深有以通神祇祖考
之情施之於教治足以齊風俗而立民信用之於戰伐足以
審勝負而詔吉凶則律之為用豈不大哉夫黃鍾者建子之
律也黃之為色則陰之盛鍾之為器則陰之聚陰盛而極則
陽生之矣陰盛而止則陽散之矣由陰終於亥而陽乃始於
子也故曰黃鍾太蔟者建寅之律也入乎坎者必出於震否
於否者必泰乎泰寅之氣方接乎震泰而泰出滯焉故曰太
蔟姑洗者建辰之律也物至辰則絜齊只絜齊也其宗体也
其然而已故謂之姑洗蕤賓者建午之律也陽至午則向衰
也草木蕤矣陰用事而陽為賓焉故謂之蕤賓夷則者建申
之律也人至申而衰至申而有成則故謂之夷則無射者建
戌之律也陰至戌而盛陽至戌而不厭故謂之無射此陽之

律也陽道体変以始物故每律異名陽道体常以效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大呂者建丑之律也是謂陰律之始則陰之所以配陽而行者於是為大故曰大呂夾鍾者建卯之律也陽生於子終於午則卯為陽之中矣以其位於中而至焉故夾鍾仲呂者建巳之律也四時之序猶始仲焉春為伯夏為仲方是背夏之氣始行焉故曰仲呂林鍾建未之律也萬物之氣茂止於此矣故曰林鍾南呂者建酉之律也酉正西也氣至南而化行於西而成西所以成南而行甬故曰南呂應鍾者建亥之律也始事者陽成法者陰陽始而侶之陰成而應之陰陽之道如此而至矣故曰應鍾周官之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始之以黃鍾則隨而序之以生之序進之也陰聲始之以大呂則隨而序之以成之序退之也夾鍾亦謂之圜鍾者以春主規言之也林鍾亦謂之函鍾者坤坤含洪言之也中呂亦謂之小呂者對大呂為小故也南呂亦謂之南事者以成南為事故也別而言之則律言其則呂言其六而陽其為律陰六為呂合而言之皆所以述氣而故迪謂之十二律焉○叩陵方氏曰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春生為陽出之時故其祀戶門耦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秋收為陰入之時故其祀門竈者物之所以化焉夏之時則陽已極而陰於是化也故其祀竈行者人所以往而冬之時則陽來復而陰於是往也故其祀行中靁蓋中至也以居中而奠四隅故中央則其祀中靁玉祀皆有功於人者也故立祀而報之而報之之時又名从其類焉於戶曰祀於脾曰祭何也蓋戶者所祀之神脾者所祭之物脾土藏也五

祀之祭必有雅焉特各以其藏爲之先角故每以先言之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系魚上上声冰系獺祭魚系鴻鴈來

註此記寅月之候振動也来自南而北也[註]山陰方氏曰夫凍結於重陰堅栗之時東風蓋陽散之氣也東風旣解凍則物之藏於容者咸起而振潛於淵者咸躍而上矣故繼之以蟄虫始振魚上冰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菜

註青陽左个註云太寢東堂北偏也疏云是明堂北偏而云太寢者明堂與太廟太寢制同北偏者近北也四面旁室謂之个○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爲太廟太室此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卽玄堂之右个青陽右个卽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正放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疏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鈴也春言鸞則夏秋冬皆鸞也夏云朱冬云玄則春青秋白可知倉與蒼同馬八尺以上為龍服玉冠冕之飾及佩也麥以金王而生火王而死當屬金而鄭云屬木兗為羊當屬金而鄭云火畜皆不可曉疏云鄭本五行傳言之然陰陽多塗不可一定故今於四時所食及乗畜麥雜畜黍之類皆畧之以俟知者疏以達者春物將貫土而出故器之刻鏤者使文理麤疏直而通達也疏吅陵方氏曰青陽者少陽之稱也春為少陽故所居之堂名之然其堂也中有太廟左右个处其兩旁故孟月居左季月居右仲月居中各从其類焉謂之太廟則以其大饗於此故也謂之左个則以个於左故也謂之右个則以个於右故也推此則秋与冬夏亦若是而已總章者陰成之稱也赤曰為章者文之成秋成之時其章總美故所居之堂其名以此明者南之方玄者北之色或言方或言色互相備也春从木色而有青有倉冬从水色而有黑有玄夏从火色而有朱有赤以其色之不一故衣服所用則互相足焉至於西方則純以白中央則純以黃者以其無餘色故也春主發散故其器疏而達蓋疏則散達則發故也夏主長大故其器高而粗蓋高則長粗則大故也秋主刻深故其器廉而深蓋廉則制深則刻故也冬主受藏故其器閎以奄蓋閎則受奄則藏故也中央土其器

圜以閡者圜若物由是以周旋閡若物由是以出入萬物周旋於土者也故中央之器所象如此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區謂告也春為生天地生育之盛德在於木位也迎春東郊祭太皞句芒也後倣此推之○疏曰節氣有早晚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區叩陵方氏曰四立之日則其氣至矣故天子親帥其臣以迎之於郊焉所以道其氣之至也春主寅卯辰其位居東故迎之於東郊夏主巳午未其位居南故迎之於南郊秋主申酉戌其位居西故迎之於西郊冬主亥子丑其位居北故迎之於北郊五行之氣獨不迎土者以其居中非自日至也唯其自外至故迎之者無於郊焉古者於寒日迎以客陰故也於暑日逆以主陽故也此則四時皆謂之迎者蓋別而言之雖有陰陽主客之辨合而言之則氣皆自外至主之在我而已故適謂之迎焉所謂還反何也還言還之自郊反言反之於朝主彼言故曰還主此言故曰反也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則四時皆賞何也蓋春夏非不刑也特順陽義故以賞為主爾秋冬非不賞也特順

陰義故以刑為主而此則喜其氣之至故皆爪賞以飾其喜焉又曰德令慶惠出乎君然欲布和行施以下反也則必有以相之者故故特言命相也德貴乎宣利故曰令貴乎無乖故曰和慶則必致用故曰行惠則必有與故曰施慶賜者行慶而賜之也慶主礼賜主物前言行慶則礼而已此言慶賜又及於物故也遂行言行之而無壅也無有不當則又悪夫妄與以傷案焉此與孟夏皆言慶賜遂行而秋冬則不言者賜以春夏為主故也於春則繼之以無有不當於夏則繼之以無不欣說者蓋慶賜所以飾喜必欲毋有不當然後人無不欣說焉亦互相備而已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去声不貸忒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𨺚宿猶止也離猶行也言占候躔次不可差貸貸與忒同經紀者天文進退遲速之度數也初者曆家推步之旧法以此為占候之常也𨺚吅陵方氏曰月令天所命也王者則繼天以行其事而已故言乃焉若後言乃擇元日乃脩祭典之類周官太史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即此所謂守典奉法也又言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即此所謂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也在人之六典八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存乎書故以是命之於太史焉大而有常者之謂典故曰守詳而有變者之謂法故曰奉日月星辰之行皆麗乎天之大數數之妙理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非聖人不能身於此也若夫有司之事特司其末而已故以司言之日者循星以進退者也月者應日以爲生者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以其得陽之時故謂之星以其所次有時故謂之辰也日月星辰卽堯典所言曆象洪範所言五紀是矣宿言離之於此維言歸之於彼日月星辰之行或宿或維有定數焉太史司之不可貸而已貸則司天者之過矣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嚴元日上辛也郊祭天而配以后稷爲祈穀也元辰郊後吉日也日以干言辰以支言互文也參參乘之人也保介衣甲也以勇士爲車右而衣甲御者御車之人也車右及御人皆是參乘天子在左御者居中車右在右以三人故曰參也致此耕器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天子籍田千畝收其穀爲祭祀之粢盛故曰帝籍九推之後庶人終之反而行燕禮羣臣皆侍士賤不身耕故亦不身勞酒之賜也嚴陵方氏曰帝籍蓋籍田也以其共上帝之粢盛故曰帝以其借民力而終之故曰籍夫以千畝之籍自天子至於諸侯其耕至於三推五推九推則其借民力而終之可知推者執耒而進之也

或以三或以五或以九者以貴賤爲逸勞之差等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旣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田田畯也舍居也天子命田畯居東郊以昔耕者皆使脩理其封疆謂井田之限域也步道曰經術與遂同田之溝洫也審而端之使無迂壅封疆有界限經術有闊狹土地有高下五種有宜否皆須田畯躬親敎飭之以定其準直則農民無所疑惑也臨川吳氏曰天在上而其氣降下地在下而其氣騰上是天地之氣兩相和同交而爲泰和同謂不乖異也故草木萌生而動於其時◯嚴陵方氏曰上言可耕之道於此命布農事蓋農事布於春而斂於秋也命田舍東郊所以順時氣而居且帥民以東作故也度土而積之謂之封界畫而守之謂之疆封疆古所有也特以久則不能無壞爾故曰脩每歲孟春必脩封疆審端經術者所以防終歲交爭之患也人以爲高則謂之丘平而可陵則謂之陵陂而不平者其阪水之所行者爲險原而平者爲原下而濕者爲隰地有岸谷之變川流之徙非時而脩之耳不足以盡其利故丘陵

阪險原隰不可以不相之也周官司空時地利者如是而已土地所宜者所宜之物也若山林之宜平川澤之宜槀之類是矣五穀所殖者所殖之土也若墳衍之利高燥條之利下濕之類是矣旣曰土又曰地者盖土則地之体地則土之名故周官大司徒言五地而又言十有二土者以此土地之所宜五穀之所殖以民之愚固不必知之也則必有以敎道之者焉盖敎之使能其事道之使達其理雖有以敎道之然不躬不親則民莫之信矣故又言必躬親之田事旣飭者言皆力田而各有脩治也田事之所以旣飭者良由先定準直農乃不惑之所致而已前曰農事而後曰田事又何也盖農田一也以人言之曰農以地言之曰田人事与於前然後地事成於後故先言布農事後言田事旣飭以其序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註教學者以習舞之事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註不欲傷其生育

禁止伐木

註以盛德在木也

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䟽〕孩蟲蟲之稚者胎未生者夭方生者飛鳥初學飛之鳥麛鹿子之通稱胔骨之尚有肉者〔註〕吅陵方氏曰入學習舞則以將釋菜故也故仲春言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焉若仲丁之習樂則以季春將大合樂故也孟春之習合禮樂則以是月將飲酎用禮樂故也仲春之脩鞀鞞鼓之類則以是月將大雩用盛樂故也季秋之習吹則以是月將大饗帝故也季冬之大合吹則以樂其成於終也夫舞與吹皆樂也然舞者樂之容則皃之類也故於春之始言舞蓋木爲皃故也吹者樂之聲則言之類也故至秋而後言吹蓋金爲聲故也習舞之時非不習吹要之以舞爲主爾習吹之時非不習舞要之以吹爲主爾以終法考之則祭典古所有也特因歲之更治乃脩之而已祀不止於山林川澤然止以是爲言者蓋天地宗廟之祭非春亦未嘗用牲故也上言祭典而下言命祀者亦互相備也禁止伐木禁以法言止以事言也孩蟲言未成如孩者飛鳥則鳥之習飛者毋覆巢殺胎夭麛卵凡此此所以遂其生育之性也〇馬氏曰命祀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也毋聚大衆毋置城郭爲其害耕事也掩骼埋胔則推其所愛於其生者以及其死者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

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疏天地木德曰生春者生德之盛時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禦寇猶可也兵自我起以殺戮之心逆生育之氣是變易天之生道斷絶地之生理而紊亂生人之紀敘矣其殃也宜哉註吅陵方氏曰稱兵焉兵也兵者人之義事春者天之仁氣苟以人之義事而逆天之仁氣則天災適當之矣兵戎之所以不稱而起之者非不起也時不可以從我始而已旣曰兵又曰戎者兵以器言戎以事言道自當也故曰毋變理可過也故曰毋絶紀欲定也故曰毋亂○馬氏曰道可由而不可變理可循而不可絶紀可敘而不可亂也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

疏此巳火之氣所泄也言人君於孟春之月而行孟夏之政令則感召咎證如此後皆倣此○疏曰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仲月之氣乘之季月失令則季月之氣乘之所以然者以同爲孟仲季氣情相通如其不和則迭相乘也

行秋令

疏謂孟秋之令

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

疏此申金之氣所傷也爾雅扶搖謂之猋風謂風之回轉也藜莠蓬蒿並興者以生氣逆亂故惡物乘之而茂也

行冬令

疏謂孟冬之令

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疏此亥水之氣所淫也摯傷折也與摯猷鷙虫之義同百穀惟稷先種故云首種謂稷也陵方氏曰夫十有二月之令行乎天地之間人君奉之以成位乎其中也苟唯當此一月之節而行彼三時之令則三者之災以類應焉是何也氣之所召者然爾雨水蓋仲春之節以陽氣覇至故不時雨水不時故草木蚤落因時有恐則由盛陽之氣所迫故也凡此皆巳之氣乘之○山陰陸氏曰草木蚤落以長养之早故彫落之亦早總至同時也○林川吳氏曰亥水屬亥氣乘陰故水潦爲敗諸穀稷最先種春寒傷其種故不收成入謂收成而入于倉廩也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疏奎宿在戌降婁之次○疏曰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云弧與建星以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斗度多星体廣

不可的指故擧弧建以定昏旦之中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疏夾鍾卯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

疏此記卯月之候倉鶊鸝黃也鳩布谷也王制言鳩化爲鷹秋時也此言鷹化爲鳩以生育氣盛故鷙鳥感之而變耳孔氏云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爲鳩鳩復化爲鷹如田鼠化爲鴽則鴽又化爲田鼠若腐草爲螢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形者也疏嚴陵方氏曰自上而下者皆曰雨然北風凍之則凝而爲雪東風解之乃散而爲水孟春東風既解凍矣仲春於是始雨水爲一候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歲則有七十二候三候爲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歲則有二十四氣此之所言者候而已候非其正也故或先或後言之曆之所言者氣也氣則正矣故於氣至則言之鷹好殺而擊以秋鳩好食而出以夜皆陰類也鳩鷙皆陽類也卯辰者陽陽之中故仲春則鷹化爲鳩季春則田鼠化爲鴽蓋陰爲陽所化物理如此爵乳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雊以郭皆陽類也蛤蜃皆陰類也戌亥者陰之極也故秋則爵入大水爲蛤

蓋冬則雉入大水爲蜃蓋陽爲陰所化物理如此草腐則幽之類也螢則明之類也季夏則腐草爲螢蓋雉之明極於此故也是皆化而已於鷹鼠言化於腐草爵雉則直言爲何哉蓋因形移易曰化鷹之爲鳩鼠之爲鴽皆因形移易而已故言化腐草則植物也螢則動物也爵雉飛物也蛤蜃潛物也植物爲動飛物爲潛則不特因形移易矣而化固不足以言之故皆直言爲而已

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註〕青陽太廟東堂當太室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註〕先言之可見者莫先於草木故首言之安謂無所摧折之也存亦安也

擇元日命民社

〔註〕令民祭社也郊特牲言祭社用甲日此言擇元日是又擇甲日之善者歟召誥社用戊日

命有司省(息井反)囹(零)圄(語)去(上声)桎梏毋肆掠(亮)止獄訟

【區】囹牢也圄止也疏云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鈞臺囹圄秦獄名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皆木械肆陳尸也掠捶治也止謂論使息爭也【區】嚴陵方氏曰謂孤幼而無父者盖有亡之道故曰存也天之窮民有四存之止及於孤者以其爲人後存之爲助陽氣爲大故也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則民固有社矣然非天子命之無敢專祭焉故擇元日而命之也且社土示也方春土示生之時擇元日而祭之亦祈其土之利無不善而已郊特牲言社日用甲則此言元日盖甲日也社日用甲則得其善矣故謂之元日焉凡祭社而稷必从之此止言命民社者特擧重以明輕爾肆則陳其尸掠則訊以掠夫囹圄不可去故曰省省所以察之也桎梏可去故曰去去所以除之也肆掠之行至孝吏故曰毋所以禁之也獄訟之作由乎下故曰止所以息之也凡此皆所以消陰事而已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音梅）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區】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至爲祠禖祈嗣之候高禖先禖之神也高者尊之之稱变媒言禖神之也古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禋祀上帝則亦配祭之故又謂之郊禖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但謂簡狄以玄鳥至之時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若自天而降下耳鄭註乃有墮卵吞孕之事与生民詩註所言姜嫄履巨跡而

生弃之事皆非妄不經削之可也后妃帥九嬪御者從往而
侍奉礼事也礼天子所御者祭畢而酌酒以飲其先所御幸
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也韣弓衣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也故
以爲祥【諺】吐陵方氏曰九嬪御者九嬪与九御也御即女御
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則屬一嬪故謂之九御言九嬪則包
夫人言九御則包世婦天子所御謂御而幸之者礼謂酌之
以酒也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子之祥也男子生而縣弧
者以此韣則弓衣也帶以弓韣者示其有能受之資也授以
弓矢者予之以
所求之祥也

是月也日夜分 系

【諺】晝夜各五十刻【諺】吐陵方氏曰日陽也夜陰也故陽長而
陰消則日長夜短陰長而陽消則夜長日短皆非陰陽之中
也夫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陰生於午終於子至酉
而中分故春爲陽中而仲月之節爲春分秋爲陰中而仲月
之節爲秋分春秋之分則陰陽適中而日
夜無短長之差故於其月每言日夜分也

雷乃發聲 系 始電 蟄蟲咸動 啓戶始出

【諺】謂始穿其
穴而出也

先去聲雷三日

【註】以節氣言在春分前三日

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註】容止猶言動靜不戒容止謂房室之事褻瀆天威也生子不備謂形体有損缺災謂父母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註】丈尺曰度斗斛曰量稱上曰衡百二十斤為石甬斛也權稱錘也概執以平量器者同則齊其長短小大之制鈞則平其輕重之差角則較其同異正則矯其欺枉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註】少舍暫息也門戶之蔽以木曰闔以竹葦曰扇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寢是衣冠所藏之處大事謂軍旅之事〇嚴陵方氏曰農之作也則出而在田農之息也則入而在舍方春東作之時而不可久妨也故以少為言焉〇臨川吳氏曰闔扇入所居也修闔扇而繼之以寢廟畢備不敢勤於人而慢於神也畢備者無一不周完之謂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疏]漉亦竭也三者之禁皆謂傷生意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疏]古者日在虛則藏冰至此仲春則獻羔以祭司寒之神而開冰先薦寢廟者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圈]長樂陳氏曰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蓋亦推其事先之禮以盡其誠敬而已

上丁

[疏]此月上旬之丁日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

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疏]樂正樂官之長也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菜之禮告先師也[圈]嚴陵方氏曰凡言釋奠則有飲焉言釋菜則以芹藻之類而已學記所謂皮弁祭菜是也於仲春釋菜則以品物少故也於始教祭菜則以示敬道故也以事言則曰釋以禮言則曰祭其宗一也○馬氏曰親往視之爲道之存故也釋菜用丁爲文明故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疏不用牲謂祈禱小祀耳如大牢祀高禖乃大典礼不在此限稍重者用圭璧稍軽者則以皮幣更易之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

疏酉金之氣所傷也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

疏子水之氣所淫也

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

疏午火之氣所泄也螟食苗心者疏嚴陵方氏曰多雨故其国大水也水之氣為寒故寒氣總至寇戎來征則感金氣而然也凡此皆酉之氣乘之麥以秋種至夏乃穡仲春則向成矣而陽氣不勝故麥乃不熟也民多相掠則以陽不勝陰故也凡此皆子之氣乘之行夏令而陽亢故大旱大旱故煖氣早來虫螟則煖氣所生也且螟食苗心夏以盛德在火而心屬焉則其為害亦以類而已故孟夏仲冬之行春令言蝗仲夏之行春令言螣各以類應焉凡此皆午之氣乘之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註胃宿在酉大梁之次也七星二十八宿之星宿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皥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蘇典切今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註姑洗辰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

註此記辰月之候鴽鶉鷃之屬註馬氏曰田鼠化爲鴽則陰類之隱者還乎陽而其性和也萍始生則以陰物之浮以承陽者也○嚴陵方氏曰虹者天地訌潰之氣也陰干陽所乃見而出故又謂之蝃蝀焉陽方得中則陰莫能干至於辰則已過中矣故爲陰所干而虹見也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註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疏鞠衣衣色如鞠花之黃也記云黃桑之服者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之色也鞠字一音去六反先帝先代本德之君薦此衣于神坐以行蚕事疏長樂陳氏曰將耕也祈穀于上帝所以祈有秋將蚕也薦鞠衣于先帝所以祈有春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偉于寢廟乃為去聲麥祈實

疏舟牧主乘舟之官五覆五反所以詳視其罅漏傾側之患也因薦鮪并祈麥實嚴陵方氏曰覆以視表反以視裏待至尊所乘不得不防其傾漏故也覆反必至于五則至于再至于三而慎之至也礼有告具告備曰具則苟具而已曰備則無所不備焉告舟備具于天子者以見精粗無不至也必乘舟而後薦鮪者所以示親漁也蓋先王之饗親牲必親殺必親射凡以致其敬而已則乘舟而後薦鮪豈為過哉魚之品多矣然薦必以鮪者為其特大謂之王鮪者以此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

疏句屈生者萌直生者不可以內言當施散恩惠以順生道之宣泄不宜吝嗇閉藏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疏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絶振猶救也周濟其不足也在內則命有司奉行在外則勉諸侯奉行皆天子之德惠也

疏嚴陵方氏曰發倉廩所以賜貧窮振乏絶而已乏絶未至於貧窮故於貧窮曰賜之則所以予之也於乏絶曰振之則貸之而已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疏司空掌邦土此皆其職也疏嚴陵方氏曰司空掌土之官凡此所命皆土之事故以命焉時雨應時之雨也方春物生需雨澤之時故其雨謂之時雨時雨然或過淫則趍下之水反上騰而爲災故命以豫備之術也循行則行之有序也周視則視之無遺也脩利則脩而利之使無害道達則道而達之使無壅開通則開而通之使無窮皆欲其無有障塞而已障言蔽顯以爲隱塞言窒虛而爲實凡此皆豫備水災之術也

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疏罝罘皆捕獸之器羅網皆捕鳥之器小網長柄謂之畢以其似畢星之形故名用以掩兔也翳射者用以自隱也餧餵之也禾毒藥也七物皆不得施用於外以其逆生道也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皐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凡九門也疏

叩陵方氏曰慮其傷字乳之性故田獵之具制之使無用餧則委之以食而毒焉故以策言之也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

註 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拂羽飛而翼拍身也戴勝織紝之鳥一名戴鵀鵀即頭上勝也此時恒在桑言降者重之若自天而下也曲薄也植槌也所以架曲與籧筐者籧圓而筐方

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

註 東鄉迎時氣也躬桑親自採桑也禁婦女毋觀者禁止婦女使不得為容觀之飾也省婦使者減省其箴線縫製之事也此二者皆為勸勉之使盡力於蠶事也

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註 登成也分繭分布於衆婦之繅者稱絲效功以多寡為功之上下 註 叩陵方氏曰野虞周官之山虞以主在野之事故曰野齊戒則所以神明其事矣東鄉則所以迎時氣也以致曲而織故曰曲以取直而立故曰植籧則席之粗者筐則筥之方者凡此皆蠶具也省婦使者不使以他役也凡此欲一意於蠶以勸其事而已蠶事既登者事畢而登也年之數也身

曲礼年穀不登之登同義分繭所以使之繅稱絲所以效其功之多少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敬之至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註工師百工之長也五庫者金鐵爲一庫皮革筋爲一庫角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視諸物之善惡皆有旧法謂之量一說多寡之數也審而察之故云審五庫之量也幹者諸器所用之本村也

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註此時百工皆各理治其造作之事工師監臨之每日號令必以二事爲戒一是造作器物不得悖逆時序如爲弓必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村寒定体之類是也二是不得爲淫過奇巧之器以搖動君心使生奢侈也嚴陵方氏曰工固有巧也然過乎巧則爲淫矣以其淫故足以蕩上心焉此与孟冬皆言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者此則因其作而戒之彼則因其成而又戒之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註鄭氏曰其礼亡 註馬氏曰凡乐陽聲也春陽中也大合乐必待陽中之末則中聲之所止也盖中聲以降非和平君子不聽也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註春陽氣盛物皆産育故合其累牛騰躍之馬而遊牝之使牡者就牝者于芻牧之地欲其孳生之蕃也若其中牲牲之用者及馬之駒牛之犢皆書其數者以備稽考多寡也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註難之事在周官則方相氏掌之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春者陰氣之終故磔攘以終畢厲氣也旧說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昴中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之而行此月初日在胃從胃歷昴故毆疫之事當於此時行之也九門說見上章 註叩陵方氏曰難所以難陰慝而毆之周官方相氏帥百隷而時難以狂夫為之則狂疾以陽有餘唯陽有餘足以勝陰慝故也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必於九門則欲陰慝之出故也凡此皆慮春氣之不得其終也故曰以畢春氣此之所難則難陰慝之作於春者也仲春又難則難陰慝之作於秋者也季冬又難則難陰慝之作於冬者也獨夏不難則以陽盛之時陰慝不能作故也春日以畢春氣者言畢其功於前也故於季月秋於仲月言達者言達其道於外也冬日以送寒氣者以一歲之往故以送言之亦行之於季月不曰冬氣而曰寒氣者以時言曰冬以氣言曰寒而寒則積

陰之所成也一歲陰慝之盛未有甚於此時者故本其積陰
之氣而言之其雜特謂之大蓋所雜而磔之者邪氣也達之
送之者正氣也曰畢曰達曰送言雖不同皆不過遂其正氣
而已春曰磔攘冬曰旁磔者以大雜故旁又磔焉不特九門
故也秋雖不言從可知矣○臨川吳氏曰雜者聚衆戲劇以
盛其喜樂之氣使人之和氣充盈則足以勝天地之乖氣此
亦先王燮理之一事而微其
機使百姓由之而不知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

區丑土之氣所應也肅者枝葉減縮而急栗也大恐訛言相
驚動也旧說孟春有恐是火訛以其行夏令也此行冬令當
致水訛漢王
商言止之矣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

區未土之氣所應也

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區戌土之氣所應也不收謂無所成遂也○嚴陵方氏曰冬
之氣為寒故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則寒氣之所乘故也國有
大恐則寒氣之所制故也亢陽之氣襲於人故民多疾疫陽
亢而為旱故時雨不降山陵之物不收特言山陵則以高者

右易被旱故也天多沈陰則感少陰之氣故也陽爲暘陰爲雨故淫雨早降兵革並起則金氣動故也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畢宿在申實沈之次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

炎帝大庭氏即神農也赤精之君

其神祝融

顓頊氏之子名黎火官之臣

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羽蟲飛鳥之屬徵音屬火中呂巳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者火之成數也苦焦皆火屬夏祭竈火之養人者也祭先肺火克金也○蔡邕獨斷曰竈夏爲太陽其氣長養祀竈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于門奧西東設主于竈陘也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疏此記巳月之候王瓜注云草挈本草作菝葜音同謂之瓜者以根之似也亦可釀酒○朱氏曰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感火之色而成疏馬氏曰螻蟈鳴則陰而伏者乘陽而鳴也蚯蚓出則陰而屈者乘陽而伸也王瓜生則陽物之可以勝陰邪者也故其爲色赤苦菜秀則火炎上故其爲味苦

天子居明堂左个

疏太寢南堂東偏

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疏駵馬名色淺者赤色甚者朱用器高而粗大象物之盛長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說立春言諸侯大夫而此不言諸侯者或在或否不可必同故畧之也迎夏南郊祭炎帝祝融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說以將飮酎故也

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說太尉秦官也傑俊以才言賢則引而進之之謂矣良以德言遂謂使之得行其志也長大以力言王制言執技論力擧謂選而用之也當其位者爵必當有德之位祿必當有功之位也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

說長者繼之而使益長高者增之而使益高壞墮則傷已成之氣起土功發大衆皆妨蠶農之事故禁止之伐樹則傷條達之氣故亦在所禁一說指大木而言宮室說馬氏曰萬物所以長而高者陽上達故也長之者天地也所以繼長者人也高之者天地也所以增高者人也故曰人終天地之功者此也欲其長則勿壞焉欲其高則勿墮焉可也

是月也天子始絺

說絺葛布之細者說嚴陵方氏曰絺以凉而可以御暑裘以温而可以御寒孟夏者暑之始也故言始絺孟冬者寒之始

也故言始衰

命野虞出彡行去聲田原爲去聲天子勞去聲農勸民彡毋或失時亽

䟽失時謂失農時

命司徒循彡行去聲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亽

䟽勉其與作於田野之內禁其休息于都邑之間皆恐其失農時也䟽叩陵方氏曰野吴外官也故出行曰原司徒內官也故巡行縣鄙以在外也故曰出以在內也故曰循而已農亦民也然民不止於農以農營其事之勞故勞之欲民趍其事之乐也故劝之皆欲無失其事而已部者君子之所居鄙者野人之所居農以力耕而養人則野人之事也禁之使無休于都則於農不能無所疆矣故曰勉作也○臨川吴氏曰命野吴又命司徒者由卑而尊也爲農者皆天子之民野吴位卑下敢自專其於農也但爲天子勞之而劝其民掌農者正地官之職司徒位尊不敢自暇其於農也乃自已職命之而勉其作也

是月也亍驅獸彡毋害五穀厼毋大田獵亽

䟽夏獵曰苗正爲驅獸之害禾苗者耳与三時之大獵自不同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註登升之於場也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

註聚蓄爲供醫事也靡草草之枝葉靡細者陰類陽盛則死秋者百穀成熟之期此於時雖夏於麥則秋故云麥秋也謂吘陵方氏曰蓄之可採者不必皆在孟夏則以蓄藏之時所可採者爲多故也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彊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謂之靡草則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註刑者上之所施罪者下之所犯斷者定其輕重而施刑也決如決水之決謂人以小罪相告者卽決遣之不收繫也其有輕罪而在繫者則直縱出之也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註后妃獻繭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也收繭稅者外命婦養蠶亦用國北近郊之公桑近郊之稅十一故亦稅其繭十

之一其餘八而已爲其夫造祭服一說再命受服服者公家所給故稅其十一者爲給其夫祭服也受桑多則稅繭多少則稅亦少皆以桑爲均齊也貴爲卿大夫之妻賤謂士妻長幼婦之老少也如一皆稅十一也郊廟之服天子祭服也

是月也天子飮酎直又反用禮樂

疏重釀之酒名之曰酎稠醲之義也春而造至此始成用禮樂而飮之蓋盛會也疏卯陵方氏曰凡燕樂則必用禮樂夫於此特言之者以用之於是爲盛故也飮酎如此則飮烝從可知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朔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

疏申金之氣所泄也

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

疏亥水之氣所傷也

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疏寅木之氣所搖也以孟夏之月而行孟秋孟冬孟春之令故感召災異如此四鄙四面邊鄙之邑也保與堡同小城也入保入而依以爲安也格至也疏卯陵方氏曰陰氣之所召故苦雨數來謂之苦則以極備而爲人之所苦故也與詩所

謂甘雨與矣夫雨固足以滋五穀然至於苦則適所以傷之故言五穀不滋也又曰感肅殺之氣故草木蚤枯大水敗城郭則以冬德之所在故也蝗之爲虫殘物之末不傷其本春則本盛之時也故行春令則虫之爲災者特殘其末而已春於方爲東東方生風故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則以盛於末故也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註東井在未鶉首之次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註蕤賓午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

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註此記午月之候小暑暑氣未盛也螳蜋一名斬父一名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鵙博勞也反舌百舌鳥凡物皆稟陰陽之氣而夜負其陰類者宜陰時陽類者宜陽時得時則與背時則廢疏又以反舌爲蝦蟇未知是否嚴陵方氏曰螳蜋鵙皆陰類也故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焉反舌蓋百舌也以能反覆其舌而爲百鳥語故謂之反舌然其鳴也感

陽中而尒故感微陰而無辨焉

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鷄其器高以粗

註 明堂太廟南堂當太室也

養壯佼

註 壯謂容体碩大者佼謂形容佼好者擇此類而養之亦順長養之令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逃)鞞(駢迷)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池)簧飭鍾磬柷(昌六)敔(語)

註 凡十九物皆樂器也鞀鞞鼓三者皆革音鞀即鼗也鞞所以裨助鼓節琴瑟皆絲音簫管皆竹音管如篴而小干戚戈羽皆舞器干盾戚斧也竽笙箎皆竹音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箎即篪也長尺四寸簧笙之舌蓋管中之金薄鍱也竽笙箎三者皆有簧也鍾金音磬石音柷敔皆木音柷如漆桶敔狀如伏虎柷以合樂之始敔以節樂之終脩者理其斃均者平其辨執者操持習學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治之也以將用盛樂雩祀故謹備之 圖 叩陵方氏曰鞀鞞鼓之与鍾磬柷

設其拜簨而一故脩飭之而已琴瑟管簫竽笹笙簧其拜文而雜則必均調之焉干戚戈羽以無拜特執之待用可也

命有司爲去声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

圖 山者水之源將欲禱雨故先祭其本源三王祭川先河後海亦重本也雩者吁嗟其拜以求雨之祭周礼女巫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亦其義也帝者天之主宰盛亦即鞀鞞以下十九物並奏之也

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註 百縣畿內之邑也百辟卿士謂古者上公句龍后稷之類

註叩陵方氏曰此言大雩帝後又言大饗帝何也蓋雩所以祈也饗所以報也祈必於仲夏者以陰生於午而物成之始也所以祈物之成而已報必於季秋者以陽窮於戌而歲功之終也所以報歲之功而已百辟即諸侯也卿士即六卿也百辟卿士生有益於民者死亦有益於民故命雩祀之以祈穀宗也季春之祈宗爲麥而已至此又祈宗則所祈者衆矣故以穀該之天子之雩及於上帝百縣之雩止於百辟卿士於百辟卿士言祈穀宗則雩帝之所祈又可知矣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圖 今用登麥穀例移農乃登黍四字在是月也之下旧註以內則之雛爲小鳥此雛爲鷄未詳孰是含桃櫻桃也

令民毋叐艾刈藍以ㅎ染尒

【註】藍之色青青者赤之毋刈之亦是傷時氣

毋燒灰尒

【註】火之滅者為灰禁之亦為傷火氣也

毋暴步卜布尒

【註】暴暴之於日也布者陰功所成不可以小功干盛陽也

門閭乙毋閉尒

【註】一則順時氣之宣通一則使暑氣之宣散

關市乙毋索尒

【註】索者搜索商旅匿稅之物蓋當時氣盛大之際人君亦當体之而行寬大之政也

挺重囚丷益其食尒

【註】挺者拔出之義重囚禁繫吅密故特加寬假輕囚則不如是益其食者加其養也【諺】馬氏曰毋閉利宣也毋索不特

察以窮民隱也蓋重困之食不以其罪廃不忍人之政也

游牝別彼列羣則縶執騰駒班馬政

疏季春遊牝于牧至此妊子已遂故不使同羣拘縶騰躍之駒者止其踶齧也班布也馬政養馬之政令也周礼圉人圉師所掌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疏至猶極也夏至日長之極陽盡午中而微陰眇重淵矣此陰陽爭辨之際也物之感陽氣而方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者亦此死生分判之際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嗜欲定心氣

疏齊戒以定其心掩蔽以防其身毋或輕躁於舉動毋或御進於聲色薄其調和之滋味節其諸事之耆欲凡以定心氣而脩陰疾也疏加陵方氏曰陰陽爭者以陰方來而與陽始遇遇故爭也仲冬亦言之者以陽方來而與陰遇故也陽主生陰主死微陰既生則萬物向乎死矣故死生之理於是分也君子以陰陽方爭故宜絜誠居內退聽以待其定也仲冬

言此而不言毋躁者以暑爲躁寒爲靜故於暑之時特戒之也止聲色毋或進者方解緩之時慮損其精也薄滋味毋致和者方齊戒之時苟厚滋味而致和則或昏憒其志意也

百官靜事無刑丷以定晏陰之所成矣

䟽刑陰事也擧陰事則是助陰抑陽故百官府刑罰之事皆止靜而不行也凡天地之氣順則和競則逆故能致災咎此陰陽相爭之時故須如此謹備晏安也陰道靜故云晏陰及其定而至於成則循序而往不爲災矣是以未定之前諸事皆不可忽也

鹿角解亦蟬始鳴亦半夏生亦木菫榮矣

䟽此又言午月之候解脫也䟽叩陵方氏曰鹿好羣而相比則陽類也故夏至感陰生而角解麋多欲而善迷則陰類也故冬至感陽生而角解此所以不同也半夏生者蓋居夏之半而生於是時故因以爲名木菫有別於菫草故以木言之以感微陰而榮故其華朝榮暮隕然經或曰秀或曰華或曰生或曰榮何也以別於苗則曰秀以別於宗則曰華以別於死則曰生以別於枯則曰榮其言各有所當也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亦

註南方火位又因其位而盛其用則爲微陰之害故戒之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註凡此皆順陽明之時註嚴陵方氏曰夏爲火旺之時南方火旺之方於旺之時而又用於旺之方則其氣太盛而害微陰之生故戒之居高明故可以遠眺望欲遠眺望故或升山陵或處臺榭也山陵則自然高明之所也臺榭則人爲高明之所也順陽在上故居處如此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

註子水之氣所傷也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

註卯木之氣所淫也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註酉金之氣所泄也螣食苗葉之蟲也百螣者言害稼之蟲非一類註嚴陵方氏曰夏行冬令是以陰包陽也故雹凍傷穀道路不通則冬爲閉塞暴兵來至則陰賊之感也春主生夏行春令則生之日長生之日長故熟之時晚螣食苗葉春

之氣盛於未故虫之爲害者特及葉而已五穀晩熟而又百
螣時起故其國乃飢也草木零落乃果實早成皆秋之氣候
故也當盛暑之月而感
秋氣則相薄而來成疾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疏柳宿在午鶉火之
次也火大火心宿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
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疏林鍾未
律長六寸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

疏此記未月之候至極也蟋蟀生於土中此時羽翼猶未能
遠飛但居其穴之壁至七月則能遠飛而在野矣學習雛學
數飛也腐草得暑濕之氣故變而爲螢○朱氏曰溫風溫厚
之極涼風叩氣之始腐草爲螢離明之極故幽頹化爲明類
也疏金華應氏曰物得氣之先殺氣未肅而鷙猛之鳥已習
於擊迎殺氣之微也涼風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壁迎涼
氣之
微也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註明堂左个南堂西偏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註蛟言伐以其暴惡不易攻取也龜言登尊異之也鼉黿言取易而賤之也

命澤人納材葦

註蒲葦之屬生於澤中而可爲用器故曰材澤人納之職也此煩細之事非專一月所爲故不以是月起之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

註四監卽周官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也前言百縣兼內外而言此百縣鄉遂之地也秩常也斂此芻爲養犧牲之用各有常數故云秩芻也馬氏曰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則所爲祭祀者非獨恭也謂民力之普存也以共皇天上帝名山

大川四方之神以祠社稷宗廟之灵以為民祈福則為民神之主也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豈私福哉凡以為民也○叩陵方氏曰謂之神遠而尊之也謂之灵近而親之也皇天上帝山川四方外事也故以神言宗廟社稷內事也故以灵言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疏周礼典婦功典枲染人等皆婦官此指染人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染造必用旧法故事毋得有參差貸變皆欲質正良善也旗旌旂也章者画其象以別名位也詳見春官司常○石梁王氏曰給當為級疏叩陵方氏曰衣服旌旗有等有給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差天子龍衮諸侯黼之類所以別衣服貴賤等給之度也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旗之類所別別旌旗貴賤等給之度也凡此順文明之時故染文明之色介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疏以其方盛故也

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擧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擧大事則有天殃

【註】大事卽與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之事搖養氣謂動散長養之氣也發令而待謂未及徭役之期而豫先召役之令使民豫已事而待上之令期也神農農之神也季夏屬中央土土神得位用事之時謂之神農者土神主成就農事也東萊主水在未故未月爲水潦盛昌之月此時神農將主持稼穡之功擧大事而傷其功則是干造化施生之道矣故有天殃也【註】吅陵方氏曰木之生也方盛於夏則衰於秋矣吳人盖山吳也行則巡之也毋有斬伐慮傷方盛之氣也與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大事也故結言毋擧大事擧大事則人不安且搖養氣矣搖者撼而蕩之之謂夫萬物作於春而氣主生長於夏而氣主養故謂之養氣夫與農功而用之於明者人也持農功而主之於幽者神也水潦盛昌則百穀皮其澤而向手成矣故神農將持其功也苟擧大事以妨之則是違神逆天而天之災適當之矣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諺】溽濕也土之氣潤故蒸鬱而爲濕暑大雨亦以之而時行皆東井之所主也除草之法先芟薙之俟乾則燒之燒薙者燒所薙之草也大雨既行於所燒之地則草不復生矣故云利以殺草時暑日熱其水之熱如湯草之燒爛者可以爲田疇之糞可以使土疆之美凡土之磊硯難耕者謂之疆【諺】臨川吳氏曰田疇謂熟耕而其田有界域者土疆謂難耕而其土磽确者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仙]落[洛]

【諺】鮮絜而墮落也

國多風欬[苦代切]

【諺】風欬因風而致欬疾也

民乃遷徙

【諺】辰土之氣所應也

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

【諺】妊孕多敗土之氣所應也

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註丑土之氣所應也註嚴陵方氏曰鮮落卽莊子所謂草木不待黃而落是也五氣過盛故宗有所不勝因多風劉則屰孟夏言暴風來格同義以多風故人肺受疾而刺也民乃迁徙若以春主發散故也自下升上曰迁舍此適彼曰徙丘隰水潦以金生水故也曰丘隰以見高下皆被其害故禾稼不熟也種曰稼斂曰穡以其不熟故止言稼多女災者以純陰之氣過盛而反傷之也因風而後寒故曰風寒且異乎隆冬之時無風而寒矣以當暑而寒故曰不時鷹隼蚤鷙必待秋焉以感疾厉之氣故蚤鷙於夏也春夏主出秋冬主入故四鄙入保

中央土

註土寄旺四時各十八日共七十二日除此則木火金水亦各七十二日矣土於四時無乎不在故無定位無專氣而寄旺於辰戌丑未之末未月在火金之間又居一歲之中故特揭中央土一令於此以成五行之序焉

其日戊己

註戊己十干之中

其帝黃帝

疏黃精之君軒轅氏也

其神은后土ㅣ오

疏土官之臣顓頊氏之子黎也句龍初為后土後祀以為社后土官闕黎雖火官宗兼后土也旧說如此閭丘氏曰五行獨土神稱后者后君也位君中統領四行故稱君也

其蟲은倮(力果切)ㅣ오

疏人為倮虫之長鄭氏以為虎豹之屬

其音은宮이오律中黃鍾之宮이오

疏宮音屬土又為君故配之中央黃鍾本十一月律諸律皆有宮音而黃鍾之宮乃八十四調之首其聲最尊而大餘音皆自此起如土為木火金水之根本故以配中央之土土寄旺於四時宮音亦冠於十二律非如十二月以候氣言也

其數ᄂᆞᆫ五ㅣ오

疏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四時皆舉成數此獨舉生數者四時之物無土不成而土之成數又積水一火二木三金四以成十也四者成則土無不成矣

其味甘其臭香

【註】甘香皆屬土

其祀中霤祭先心

【註】古者陶復陶穴皆開其上以漏光明故雨霤之後因名室中爲中霤亦土神也祭先心者心居中君之象以火生土也

○蔡邕獨斷曰季夏土氣始盛其祀中霤霤神在室祀中霤設主于牖下

天子居太廟太室

【註】中央之室也

乘大路駕黃駵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註】圜者象土之周匝四時閎者寬廣之義象土之容物也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註】翼宿在巳鶉尾之次建星說見仲春

其日庚辛其帝少皥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
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疏】少皥白精之君金天氏也蓐收金官之臣少皥氏之子該
也夷則申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九金
之成數也辛腥皆屬金秋陰氣出故祀門祭先肝金克木也
○纂圖猶斷曰門秋爲少陰其氣收成祀之門祀門之禮北
面設主于
門左樞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疏】此記申月之候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似人之
食祭先代爲食之人也用始行戮順時令也【諺】馬氏曰涼風
至則天地之仁氣散矣白露降則陰乘陽而其候交矣寒蟬
鳴則物之生於暑者其聲變矣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則時主
殺氣而物之司殺者應是而動也於是乎可以設
罰羅矣鷹鳥至不仁也猶祭然後食而况於人乎
天子居總章左个
【疏】太寢西
堂南偏
乘戎路

註 兵車也

駕白駱

註 白馬黑鬣曰駱

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註 廉稜角也亦矩之義深則收藏之意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註 簡練簡擇而練習之也專任有功謂大將有已試之功乃使之專主其事也詰者問其罪誅者戮其人陵下謂之暴慢上謂之慢順服也好惡明則遠方順服 註 方氏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智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士言其人

兵言其器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厉兵則器無不利於用
俊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則無所不熟旣選厉簡練之矣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所任必在乎有功之人也任有功矣苟置貳於其間則智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故任之又欲其專也凡此皆欲以征不義而已無以覆下之謂暴不能敬上之謂慢詰以問其罪誅以戮其人所詰誅者暴慢則好惡公而明矣故曰以明好惡好惡得其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故曰順彼遠方必曰遠方者柔遠能通之意既曰征不義又曰詰誅暴慢盖以征不義則言其道詰誅暴慢則言其事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

疏繕治也姦在人心故當有以禁止之邪見於行故慎以罪之務事也搏戮也執拘也

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

疏理治獄之官也傷者損皮膚創者損血肉折者損筋骨也嚴者謹重之意非峻急之謂也

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疏朱氏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贊化者不可使陰氣之贏也○嚴陵方氏曰脩則治其壞繕則善其事具則完其器法制古所有也故曰脩囹圄禁人之地於此有事焉故曰繕桎梏禁人之器也故曰具姦存乎心故止之邪見乎行故罪之

搏所以戮之執所以拘之於仲春則省囹圄去桎梏於孟秋則繕囹圄具桎梏盖先王奉時之道固可見矣獄官欲得其曲直之理故謂之理又謂之士則欲致其察故也前言命有司後言命理者以脩法制非理之所專故也先王之用刑也旣務搏執矣又命贍傷察創視折焉則其用心之仁可知矣端言無偏頗之異乎言無輕重之差審斷決故獄訟必端平也有罪然後戮則不及於無辜斷刑以叩則不敢輕易上旣言慎罪邪此又言戮有罪上旣言審斷決此又言叩斷刑者盖反覆言之所以明慎之至而已秋者陰之始冬者陰之終故於孟秋言天地始肅陽道常饒饒則有餘而羸陰道常乏之則不足而縮孰爲此者天地也而君人宗輔相焉故曰天地始肅不可以羸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垣墻補城郭

臨所以爲水潦之備者以月建在酉酉中有畢星好雨也臨叩陵方氏曰穀謂稷也以稷熟於此故農乃登焉然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此以穀言稷者以爲五穀之長故也若稼穡之官謂之后稷土稷之神謂之社稷者以是而已○金華應氏曰夏氣舒散則脩利隄坊無有壅塞秋氣收斂則全隄坊謹壅塞水在天地間最爲流通不可壅之物而其盛衰消長亦因乎時夏潦不可隄也故脩利而無壅秋潦則可隄矣必壅塞之準謹雖一通一障不同而

其爲民禦患
則一而已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

【詁】記者但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義不知古者嘗祭之時
則有出田邑之制故注謂禁封諸侯及割地爲失其義也

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詁】以其違收
斂之令也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

【詁】此亥水之
氣所泄也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

【詁】蟹有食稻者謂之稻蟹亦介蟲敗穀
之類寅中箕星好風能散雲雨故致旱

陽氣復還五穀無實

【詁】寅木之
氣所損也

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註巳火之氣所傷也註山陰方氏曰方一陰之時而行重陰之令故陰氣大勝戎兵乃來亦以陰大勝而主殺故也凡以亥之氣乘之也陽亢而陰莫能干爲旱方陰中之時而行陽中之令則陽亢矣故旱也自夏徂秋則陽往而陰來以其旱故陽氣復還也萬物敷華於陽而成實於陰以陽氣復還故五穀無實火旺於南方故行夏令則國多火災火之氣爲熱水之氣爲寒而此并寒熱不節者蓋熱極生寒陰陽之理然也民多瘧疾則以感寒熱之氣而被虐故也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註角在辰壽星之次也

其日庚辛其帝少皥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註南呂酉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註此記酉月之候盲風疾風也孟春言鴻鴈來自南而來北也此言來自北而來南也仲春言玄鳥至此言歸明春來而秋去也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註山陰方氏曰盲者閉暗之稱當建酉閶戶之月故其風謂之盲

風又謂之閶闔以出玄鳥歸者至以陽中故歸以陰
中也●山陰陸氏曰鴻鴈何不謂之南鄉非其居也
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
與犬其器廉以深
疏總章太廟西堂當太室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疏月至四陰陰已盛矣時以陽衰陰盛為秋人以陽衰陰盛
為老養衰老順時令也几杖所以安其身飲食所以養其体
行猶賜也糜即粥也疏叩陵方氏曰授則特授之而已行則
徧行之也几杖之礼為重非庶人之老可預故惟於糜粥言
行焉几杖以養其体糜粥以養其氣郊特牲曰飲養陽氣也
食養陰氣也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故此於秋言之
然養陽非無食也特以飲為主爾養陰非
無飲也特以食為主爾故此兼言飲焉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
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疏司服官名具飭條具而飭正之也上曰衣下曰裳衣繪而
裳繡祭服之制也有恒有定制也小大則玄冕之一章大

則袞冕之九章也長短謂衣長而裳短也衣服謂朝服燕服及他服之當爲寒備者也各有制量必率循故法不得更爲新異也冠與帶亦各有常制因造衣幷作之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女敎切枉橈不當反受其殃

疏刑罰之令前月已行此月又申戒之也枉橈皆屈曲之義謂不中正理而違法斷之以逆理故必反受殃禍也○嚴陵方氏曰孟秋旣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申嚴焉與堯典言申命同義且酉爲陰中物旣告成先王奉天故其所命止於是月也刑有五而曰百刑者據罪言之也傳曰罪多而刑五非謂是乎必曰百則擧成數言之與百禮百事同義斬者則必殺殺者不必斬斬殺必當慮其及於無辜也然刑之所加不止於斬殺所命止及於此者以大辟尤人所重故也枉則在上者不直橈則在下者不申使斬殺不當則以或枉橈故也先王奉天如此而有司或枉橈焉是逆天也逆天則天災適當之也孟子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同義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去聲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

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去聲上帝其饗

詁宰主牲者祝告神者全謂色不雜具謂体無損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得其養則肥失其養則瘠物色或騂或黝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比類者比附陰陽之類而用之也小大以体言長短以角言皆欲中法度也所視所叅所瞻所叅所量五者悉備而當於事上帝且歆饗之矣况羣神乎詁叩陵方氏曰宰以宰牲為事者祝以祝神為事者宰牲將以祝神也故循行犧牲必命是二官焉夫孝子之養犧牲蓋提克人而芻之也至此命宰祝特循行之而已以物至出形成而不變故也全者純而不雜具者完而無傷若外祭毀事用尨非所謂全也若鼷鼠食郊牛角非所謂具也芻豢所以阜蕃其牲春秋傳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其可以不視乎牧人曰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則物色其可以不察而比類之乎物色者毛色之色也類者各比其陰陽之類也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詁季春命国難以畢春氣此獨言天子難者此為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暑氣退則秋之凉氣通達故云以達秋氣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

詁四者皆為歛藏之備穿地圓曰竇方曰窖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

註 孟秋已有收斂之命矣此又趣之以時不可緩故也菜所以助穀之不足故蓄之爲備多積聚者凡可爲歲備者無不畢備也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註 麥所以續舊穀之盡而及新穀之登尤利於民故特勸種而罰其惰者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註 坏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墐塞之也水本氣之所爲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註 此與仲春同註 叩陵方氏曰鈞蓋三十斤之稱與仲春所謂鈞者異矣彼特言輕重之鈞而已彼以用言此以體言故也石蓋四鈞之稱以其尤重而內宗故謂之石權衡皆以致平而已故曰平鈞石則歸於正矣故曰正然仲春所言不同者則又各有義焉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方氏曰關者貨之所入市者貨之所聚易謂無重征以致其難也易關市所以來商旅貨謂化之以為利賄謂有之以為利來商旅所以納貨賄也凡此皆以便民用也四方散而不一故言來集遠鄉遠而在外故言皆至此言貢賦職脩也財所以待用財不匱則無乏用也用所以作事乏用則事皆遂也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愼因其類

註 大事如土功徭役合諸侯舉兵衆之事皆不可悖陰陽之大數因猶依也如慶賞者乃登生之類刑罰者乃肅殺之類必順時令而謹依其類以行之也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

註 卯木之氣所應也卯中有房心心為大火故不雨且有火訛之驚恐也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扶又切

註 午火之氣所傷也

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註 子水之氣所泄也收雷收斂之雷也先行先期而動也嚴陵方氏曰春雨所以生物秋雨所以成物曰秋雨不降則雨非不降也特所降者非成物之雨爾以其如此故草木生則榮而不枯死也国乃有恐則少陽之所動故也其国乃旱則陽亢故也蟄蟲不藏則陰欲執之而有所不勝故也五穀復生則盛陽作之故也風災數起則非以時動故也雷以陽中發聲陰中收聲收雷先行則發於陽故也雷風不節故草木蚤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註 房在卯大火之次也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註 無射戌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註 此記戌月之候鴈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賓如先登者為主人從之以登者為客也爵為蛤飛物化為潛

物也鞠色不一而專言黃者秋令在金金自有五色而黃爲貴故鞠色以黃爲正也祭獸者祭之於天戮禽者殺之以食也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山陰方氏曰桐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言有獨於鞠言之者以万物皆華於陽獨鞠華於陰而已故特言有桐華之紅桐華之白皆不言其色獨鞠言其色而曰黃者以華於陰中其色正應陰之盛故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右个西堂北偏也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務內謂專務收斂諸物於內會合也合天地閉藏之令也宣出則悖時令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

■農事備收百穀皆斂也要者租賦所入之數籍田所收歸之神倉將以供粢盛也祗謂謹其事敬謂一其心飭謂致其力也■山陰方氏曰仲秋言趣民收斂然猶未備也至此始言備收焉農事備收然後五穀之要可舉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冬說

■總至氣聚而至也■山陰方氏曰陽氣散而成暑陰氣聚而成寒總者聚也故曰寒氣總至與仲春所言文雖小異其義一也以寒氣之至則民力或有所不堪勝故命之皆入室以禦之焉詩曰入此室處書言厥民隩謂是矣繼寒氣者冬之時入室者冬之事此乃言之於季秋者亦先期而命之爾於夏言處臺榭至此言入室亦順陰陽之理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去聲說

■吹主拌而言

是月也大饗帝 句 嘗 句 犧牲告備于天子 說

■仲夏大雩祈也此月大饗報也饗帝皆用特牲仲秋已視全具至此則告備而後用焉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

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石梁王氏曰合諸侯制百縣注云合諸侯制絶句不可以○劉氏曰合諸侯者總命諸侯之國也制猶敎也百縣諸侯所統之縣也天子總命諸侯各敎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稅法貢數各以道路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上之事而不可有私也言郊廟者擧其重也蓋朔日與稅貢等事皆天子總命之諸侯而諸侯頒之百縣使奉行也舊說秦建亥此月爲歲終故行此數事者得之或曰或時秦未幷天下未有諸侯百縣此仍是古制恐按呂不韋相秦十餘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爲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亦多有未見與禮經合者又按昭襄王之時封魏冉穰侯公子市宛侯悝鄧侯則分封諸侯行王者事久矣不韋作相時已滅東周君六國削甚秦已得天下太半故其立制欲如此也其後從亥始皇幷天下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制而呂氏春秋亦無用矣並其書也亦嘗時儒生學士有志者所爲猶能彷彿古制故記禮者有取焉

是月也天子乃敎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敎於田獵謂因獵而敎之以戰陳之事習用弓矢殳矛戈戟之五兵班布乘馬之政令其毛色之同異力之強弱各以類相从也嚴陵方氏曰敎於田獵言以習五戎與車攻言因田獵而選車徒同意上言敎下言習者我敎之故彼習

之也戎器必以五者則以兵法五人爲伍故也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禁亂人之所欲莫甚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亦先王之深意也大司馬秋獮教治兵其以是歟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屛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

註僕戎僕也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騶主之并總主六騶者爲七騶也皆以馬駕車又載析羽之旌龜蛇之旐既畢而授車千乘者以尊卑爲等級各使正其行列向背而設于軍門之屛外於是司徒插扑于帶於陳前北面誓戒之此時六軍皆向南而陳也扑即夏楚二物也周礼戎僕中大夫二人註比陵方氏曰設扑而搢之以示有事於教無事於刑也誓則欲其不犯命焉必北面則以田主殺陰事故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註天子戎服而叫厲其威武之飾親用弓矢以殺禽獸盡奉祭祀之物當親殺也獵竟則命典祀之官取獵地所獲之獸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禽者獸之通名也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備禦寒也

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

■俯垂頭也內穴之深處也墐塞也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刑於罪相得卽決之留而不決亦悖時令也■嚴陵方氏曰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而已至此又趣獄刑毋留有罪焉則以奉天威之方至於是必決之也

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收如漢法收印綬之收謂索之使還各依本等祿秩不當謂不應得而懸命濫賜之者也供養膳服之具也貴賤各有宜用不宜謂侈僭踰制者此亦順秋令之肅也■山陰陸氏曰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刑官之事也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事官之事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

■秦中専井圭之

冬藏殃敗니

註 竇窖之藏 為水所傷

民多鼽嚏

註 未土之氣所遷也鼽者氣窒於鼻嚏者聲發於口皆肺疾以夏火克金故病此也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境不寧土地分裂

註 丑土之氣所遷也裂坼也

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懈惰師興不居

註 辰土之氣所遷也不居不得止息也 註 嚴陵方氏曰水潦盛昌在於季夏故行夏令則其国大水大水故冬藏殃敗也金穀窮而氣窒則為鼽氣行逆而發於聲則為嚏皆肺疾也肺屬金而金生水反為水所勝故民受是疾焉取非其有謂之盜毀則謂之賊皆至陰之類也以国多盜賊故邊竟不寧也土地分裂則為卅[illegible]之氣所坼故也巽為風而春之氣為煖故行春令則煖風來至然孟夏行春令則曰暴風來格者彼以正陽之月而煖不足以言之故也此言至而彼言格者以其暴烈與物相摯也氣煖則解緩寒則縮栗以煖風來至故民氣解惰也師興不居則以少陽作之而動故也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疏】尾在寅析木之次也七星見季春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疏】顓頊黑精之君玄冥水官之臣少皥氏之子曰脩曰熙相代為水官左傳云脩及熙為玄冥是也介甲也介虫龜為長水物也羽音屬水應鍾亥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水成數六鹹朽皆水屬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也行者道路往來之处冬陰往而陽來故祀行也春夏秋皆祭先所勝冬當先心以中央祭心故但祭所屬又以冬主靜不尚克制故也⊙祭腎猶新日行冬為太陰盛寒為水祀之於行在庙門外之西軷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軷上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疏】此記亥月之候蜃蛟屬此亦飛物化潛物也晉武庫中忽有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類書有言雉與蛇交而生子子必為蜃不皆然也然則雉之為蜃理或有之陰陽氣交而為虹此時陰陽極乎辨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之下伏耳

天子居玄堂左个

註 北堂之西偏也

乘玄路駕鐵驪

註 鐵色之馬

載玄旂衣黑衣

註 黑深而玄淺如朱深而赤淺也

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註 閎者中寬奄者上窄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註 死事爲國事而死也孤寡卽死事者之妻子不言諸侯與夏同

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

疏 馮氏曰釁龜筴者殺牲取血而塗龜與蓍筴也古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攘却不祥也占兆者玩龜書之繇文審卦者審易書之休咎皆所以豫明其理而待用也釁龜而占兆釁筴而審卦吉凶太史之職也 註 山陵方氏曰龜以卜而有兆筴以筮而有卦兆有象故言占卦有數故言審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疏 獄吏治獄寧無阿私必是正而省察之庶幾犯罪者不至掩蔽其曲直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

疏 周禮季秋獻功裘至此月乃衣之也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疏 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 註 山陵方氏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則天地辨而各正其位矣冬曰上天為是故也以各正其位故天地不通閉若門之閉塞若穴之塞以其不通故閉塞也然則時之所以為冬孰為此者亦天地之氣閉塞而成之耳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註 中呂仲秋積聚之令

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愼管籥、

註 坏補其缺薄处也城郭欲其厚寔故言坏門閭備禦非常故言戒鍵鎖須也閉鎖筒也管籥鎖匙也鍵閉或有破壞故云脩管籥不可妄開故云愼

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

註 要塞邊城要害处也關境上門梁橋也徯徑野獸往來之路也 疏 山陰陸氏曰坏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脩鍵閉而管籥不愼無益也固封疆而邊竟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關梁而後徑不塞無益也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椁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註 飭喪紀者飭正喪事之紀律也即辨衣裳以下諸事是已上衰下裳以布之精麤為親疎故曰辨亦謂襲斂之衣數多寡也棺椁厚薄有貴賤之等塋有大小丘壟有高卑皆不可踰越厚薄之度主礼而言貴賤之等級主人而言故總曰審

疏 朱氏曰喪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故於此時而飭喪紀焉馬氏曰夫喪者所自盡而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則衣裳

棺槨丘壟孰不欲致美以爲悅然窮人之欲而莫之節則富者僭於有餘貧者慊於不足而將不安其性命之情故先王視貴賤之等級而制爲禮數以紀之使孝子仁人各隨其分而不敢踰也然後得盡其心焉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註 工師百工之長效呈也諸器皆成獨主祭器祭器尊也度法也程式也淫巧指諸器而言致讀爲緻謂功力密緻也一讀如字亦通勒刻也刻名於器以考工人之誠僞也行猶治也窮其情者究詰其詐僞之情也

是月也大飮烝

註 因烝祭而與羣臣大爲燕飮也舊說烝升也此乃饗禮升牲體於俎上謂之房烝未知是否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註 天宗日月星辰也割祠割牲以祭也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又祭及門閭之神也臘之言獵以田獵所獲之物而祭

先祖及五祀之神故曰臘也又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然左傳言虞不臘是周亦名臘也勞農即周礼黨正屬民飲酒之礼也【疏】吅陵方氏曰天尊而不親在致義以求之故曰祈公社門閭親而不尊在致味以祭之故曰大割先祖五祀衆而不一在自盡以饗之故曰臘蓋以獵得之肉而祭之然古者以月在丑為臘此乃行之建亥之月者異代之制耳祈来年則詩所謂以與嗣歲也此非歲終之時而曰祈来年者則以陽生於子得天時之正故謂建子之月為来年也五祀有門而大割祠又及門閭者蓋五祀之門雖大夫士亦得而祭之則知門閭固有大於此者矣夫農於三時之務亦已勞矣至此勞之使休息不亦宜乎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註】以仲冬大閱也【疏】吅陵方氏曰武言其道故講之使明射御言其事故習之使熟力則相抵而已故曰角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註】水虞澤虞也漁師漁人也見周礼水冬涸故以冬時收賦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

疏 寅木之氣所泄也

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

疏 巳火之氣所損也

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疏 申金之氣所溢也 疏 山陰陸方氏曰孟春言東風解凍故此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也然泄與騰異以其不密故涌泄而已未至於騰也民多流亡則以春主發散發也風回四時之所常有也而暴則陽之所作焉故行夏令則暴風若孟夏行春令則暴風來格者彼以行少陽之令故來格而已此以行盛陽之令故又至於多也以盛陽之所作故者冬不寒也孟冬非陰冬故言方而已夫蟲以陰而蟄者也方冬不寒故蟄蟲復出雪霜不時則寒氣遲故也小兵時起則金氣勝故也土地侵削則擎斂之所致故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壁中旦軫中

疏 斗在丑星紀之次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

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註 黃鍾子律長九寸

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

註 此記子月之候鶡旦夜鳴求旦之鳥也 疏 嚴陵方氏曰前言冰始冰至此又言冰益壯前言地始凍至此又言地始坼東甚而主相坼夜鳴而求旦故謂之鶡旦夫夜鳴則陰類也然鳴而求旦則求陽而已故感微陽之生而不鳴則以得所求故也虎陰物而交則亦感陽之生故也

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註 玄堂太廟北堂當太室也

飭死事

註 誓戒六軍之士以戰陳當死必死之志也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愼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

[疏]順閉藏之令以安伏蟄之性也固堅也而猶其也
周礼仲冬教大閱此言毋起大衆是誠呂氏之言矣
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
命之曰暢月
[疏]沮者壞散之義因破壞而宣泄故云沮泄也天地之閉固
氣類猶房室之安藏人也若發散天地之所藏則諸蟄皆死
是干犯陰陽之令疾疫必爲民災喪禍隨之而見一說喪讀
去声謂民因避疾疫而逃亡也暢月未詳旧說暢充也言所
以不可發泄者以此月萬物皆充宗於內故也朱氏謂陽久
屈而後伸故云暢月也未知孰是[疏]嚴陵方氏曰發蓋則物
不得其藏發室屋則人不得其處起大衆則衆不得其靜凡
此皆非農事之所宜故亦戒之所以固而閉也其害及物故
諸蟄則死其害及人故
民必疾疫死喪隨之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
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疏]奄尹羣奄之長也以其精氣奄閉故名閹人宮令宮中之
政令也重閉內外皆閉也減省婦人之事務順陰靜也淫謂
女功之過巧者貴戚天子
之族姻近習其嬖幸者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古銜反)之毋有差貸(二太)

【註】大酋酒官之長也秫稻酒材也必齊多寡中度也必時制造及時也湛漬而灑之也熾蒸炊也必潔無所污也必香無穢惡之氣也必良無罅漏之失也必得適生熟之宜也物事也六物謂必齊以下六事差貸不中法式也【註】馬氏曰六物欲其材之美時之適工之善也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註】冬令方中水德至盛故為民祈而祀之也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起占於 劫

【註】取之不詰罪在不收斂也【註】吅陵方氏曰孟冬既命百官謹蓋藏又命司徒循行積聚矣至於是月農猶有不收藏積聚馬牛畜獸猶有放佚者則是情洔之民而不聽令者也人或取其物而上不為之詰焉亦宜矣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

者罪之不赦

疏 罪之不赦惡其不相共利也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疏 短至短之極也陰陽之爭與夏至同諸生者萬物之生機也蕩者動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疏 此皆與夏至同而有謹之至者彼言止聲色而此言去彼言節耆欲而此言禁蓋仲夏之陰猶微而此時之陰猶盛陰微則盛陽未至於甚傷陰盛則微陽當在於善保故也 疏 嚴陵方氏曰諸生諸言不一也諸生則萬物之生氣也方冬之時盛德在水而是月建子以陽作之萬物之生氣欲屏焉故謂之蕩也掩蔽其身以處於內則以齊戒故也身欲寧者所以掩身欲其寧故也去聲色則不特止而已禁耆欲則不特節而已見君子之齊戒有加而無已也外則養其形而無勞內則養其性而無梏欲安形性故事欲靜也凡此以微陽方生陰未退聽陰陽爭而未定故君子齊戒以待之與仲夏所言互相備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此又言子月之候芸與荔挺皆香艸結猶屈也解脫也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言枯涸者漸滋發也十二月惟子午之月皆弄記其候者詳於陰陽之萌也■嚴陵方氏曰凡物之氣感陰者瞿感陽者香陽方長矣故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者以感正陽之氣而後出故微陽始生而猶結焉結言形之未解也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陰盛則材成故伐而取之大曰竹小曰箭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官以權宜而設器以權宜而造皆暫焉之事此閉藏休息之時故可罷去

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

■火氣乘之應於來年■臨川吳氏曰闕謂門之中間空闕處人所由以出入者也廷謂門之內外閒曠之地無室屋處也塗者蓋謂以土塡補其地之凹陷門謂各處寢廟之門閭謂二十五家巷口之門塗者蓋謂埏埴以窒塞其門之罅

陰因圓四面有垣墻壞者築之此皆閉塞掩藏之事也

氛霧冥冥尒

【註】赤火氣所蒸

雷乃發聲𠃍

【註】陰不能固陽也午火之氣所充也

行秋令則天時雨汁蘝瓜瓠不成尒

【註】雨雪雜下曰汁

國有大兵𠃍

【註】西金之氣所淫也

行春令則蝗蟲爲敗尒水泉咸竭尒

【註】卯中大火之所主也

民多疥癘𠃍

註 卯木之氣所泄也 註 叫陵方氏曰氣霧皆旱氣所使雷乃
不發藏陽潛之故也以雪雜水如物之有汁故謂之雨汁以
行秋令則丑之氣來固故也瓜瓠不成則以柔脆為金氣所
傷故也國有大兵則身小兵時起同義蓋氣有淺深故於孟
冬言小仲冬言大蝗蟲為敗身孟夏言蝗蟲為災同義災
者祥之對而以氣之兆言敗者成之對而以事之迹言夏為
陽故言其氣冬為陰故言其事亦各以其類也水泉
咸竭則以感不散之氣故也疥疠則虛陽作之故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註 女在子玄枵之次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
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鴈北鄉(去聲)鵲始巢雉雊雞乳(去聲)

註 大呂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

註 此記丑月之候 註 馬氏曰鴈北鄉則順陽而復也雉
火畜也感於陽而後有聲雞木畜也麗於陽而後有形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

與彘其器閎以奄

〔註〕玄堂右个北堂東偏也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註〕季春惟国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難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攘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攘而已旧說此月日經虛危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此四司者鬼官之長又墳四星在危東南墳墓四司之氣能為厉鬼將來或為災厉故難磔以攘除之事或然也出猶作也月建丑丑為牛土能制水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註〕長乐陳氏曰土勝水牛善耕勝水故可以勝寒氣善耕故可以示農耕之早晚月令季冬之月大難旁磔然後出土牛則出土牛驅除之餘事也既乃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則出土牛又農耕之始事也

征鳥厲疾

〔註〕征鳥鷹隼之屬以其善擊故曰征厲疾者猛厲而迅疾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註帝之大臣謂五帝之佐句芒祝融之屬也孟
冬言祈天宗此或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註獵而親殺爲奉祭也則漁而親往亦爲薦先歟註金華應
氏曰嘗者試而驗之也將薦於所尊故不敢輕也某必先嘗
膳必品嘗此致敬於君與親也大饗帝則嘗犧牲薦寢廟則
嘗魚此致敬於天與親也秋祭曰嘗亦謂物已備成嘗而後
祭以見
其孝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

註冰之初凝惟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故其腹堅腹
猶內也藏冰正在此時故命取冰冰入則陰事之終也註山
陵方氏曰冰方盛則以重陰之氣極於此故也盛極而衰東
風將解凍故於此言方盛焉冰以陽照而象以陰凝而堅曰
腹堅則其堅達於內矣非特形於冰面而已然前言水泉此
言水澤者泉乃水之源澤乃水之闊命取冰則七月所謂二
之日鑿冰沖沖是也夫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陰盛
閉塞而陽無所泄則氣戾不和爲沴陽爲伏陰然則鑿冰非
特爲備暑亦
以達陽氣也

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氷入之後大寒將退令典農之官告民出其所藏五穀之種計度耦耕之事耦謂二人相偶也揉木為耒斲木為耜令之耜以鐵為之田器鎡基之屬凡治田所用者也此皆豫備東作之事陽事之始也■吅陵方氏曰氷之入也為陰事之終種之出也為陽事之始以氷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終則有始也耦耕二人相耦而耕也語言長沮桀溺耦而耕是矣蓋先王所以聯屬其民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故鄉則有比遂則有隣軍則有伍學則有朋耕則有耦亦以是而已曰偕曰具互相備也

命樂師大合吹去声而罷

■鄭氏曰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太寢以綴恩也王居明堂礼季冬命国為酒以合三族○疏曰此用礼樂於族人最盛後年季冬乃復如此作樂以一年頓停故云罷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四監說見季夏秩常也謂有常數也大而可析者謂之薪小而束者謂之柴薪燎炊爨及夜燎之用也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

■日窮于次者去年季冬次玄枵至此窮盡還次玄枵也紀會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玄枵至此窮盡還復會於玄

禮記卷六

揭也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而早晚不同至此月而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回于天也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不爲正終故云幾於終也歲且更始者所謂終則有始也 註 嚴陵方氏曰夫歲者數之所積而成也數之終乃所以爲歲之始歲之始乃所以爲數之終於數言終於歲言始亦互相備爾 ○ 山陰陸氏曰終言幾無終之詞也始言且無始之詞也

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註 而汝也在上者當專壹汝農之事毋得徭役使之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註 朱氏曰國典有常飭之以待來歲之變時令有序論之以防來歲之差歲既更始故事亦有異宜者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

註 列謂大小之差也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註 人本乎祖故祖廟之牲使同姓諸侯供之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

註 歷者序次其多寡之數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疏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也 疏 臨川吳氏曰上文言天帝社稷之牲賦之諸侯寢廟之牲賦之同姓之邦山林名川之牲賦之卿大夫至于庶民此言凡在則總上三者而言之蓋諸侯之列同姓之邦及卿大夫等所供亦皆出於民力故言所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者是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輸其力也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

註 畏介虫爲兵之象也戌土之氣所應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

註 胎未生者夭方生者

國多固疾叱

【註】固謂久而不差辰土之氣所應

命之曰逆令

【註】以歲終而行歲始之令也

行夏令子則水潦敗國時系雪不降弟冰凍消釋怠

【疏】火乘水之令也未土之氣所應【疏】山陵方氏曰介【■】之生辨於物以斂藏之氣不厚故反爲妖也四鄙入保蓋畏兵之象以秋爲金故也疾謂之固則其疾久而不瘥故也夫冬者歲之終春者歲之始歲終而行歲始之令故命之曰逆水潦盛昌蓋夏之時然也故行夏令則水潦敗国冬者雪之時故謂之時雪時雪不降水凍消釋則盛陽爍之故也○新定顧氏曰月令當取其倂天行事之大意先王亦有至日閉關之事謂如一歲之內因天時提撕事務一巡又且過得幾時到邦時節又整一巡如春行慶賞刑以秋冬此是因天時整頓大綱若他時有緊切合即施行者亦豈一一待邦時方行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七

曾子問第七

金華應氏曰曾子以篤慤醇至之資而為潛心守約之學其於身也反觀內省而益加以傳習講貫之功其於礼也躬行實踐而又不廢手勇披考之力訂之以耳目之所見闡隱之於心思之所防慮知天下之義理無盡而事物者亦日新而無窮有非夫人意料之所可及者其或講明之不素而猝然遇之則其處之未究其精微而應之必無以中其肯綮故歷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聖人其變故似異而可騐其節目似同而不必辨其纖悉參差又似細而不足憂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遂使千百載之下遇變事而知其權者亦如處約事而不失其經者此皆其問答講明之功也其後眞積力久夫子語以一貫隨聲響答略無留難其見益高矣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

疏攝主上卿之代主國事者也裨冕者天子諸侯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服裨衣而著冕故云裨冕也等即階也

祝聲三噫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

註 祝爲噫歆之聲者三以警動神聽乃告之也噫是歎恨之聲歆者欲其歆饗之義也某夫人之氏也房中婦人也升舉幣舉而埋之兩階之間也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註 如初位者如初告子生之位次也少師主養子之官奉子以衰以衰服衰著而捧之也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子名則大宰所立也告訖奉子之人拜而稽顙且哭凡踊三者三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降東反位

者堂上人皆從西階降而反東在下者亦皆東面反其朝夕
之哭位也踊而襲衰杖成其爲子之禮也奠出朝奠乘而出
也〔嚴〕陵方氏曰君薨凶事也凶事人之所哀世子生吉事
也吉事人之所樂君子行禮於此可不愼哉是以裨冕吉服
也衰杖則凶服也毋哭吉禮也稽顙則凶禮也於是則或裨
冕或衰杖或命毋哭或拜稽顙豈非处之於吉凶之間也〇
山陰陸氏曰如初位則北面可知又言北面者子雖幼莫不
臣也少師奉子言師者一日不敢無師傅也不言大師奉子
以衰爆襃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
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疏〕告于禰告其主也此時神主在殯宮曰見禰而立其名故
云乃名于禰也〔嚴〕山陰陸氏曰徧告同盟諸侯知然者以言
及社稷宗廟山川知之也上於諸侯非不告也
下於諸侯非不告也其主言者同盟諸侯爾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
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
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illegible]告于祖亦告于禰奠于禰亦奠于祖也奠者奠幣爲禮而告之也視朝聽事之後即徧告羣祀或命五大夫之職事使無所祧也諸侯有三卿五大夫道而出者祖祭道神而后出行也五祀之行神則在宮內月令冬祀行是也喪禮毀宗躐行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若祭道路之行神謂之軷祭城外委土爲山之形伏牲其上祭告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也其神曰累其制天子大諸侯羊卿大夫酒脯而已長一丈八尺爲常幣[illegible]臨川吳氏曰反亦如之謂謁告祖禰又命祝史徧告視朝而入也○山陰陸氏曰祖言告禰言奠尊祖而親禰也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

[illegible]上章言冕而出視朝此言朝服而出視朝者按覲禮侯氏裨冕今敬君欲孫習其礼故冕服以視朝諸侯相朝非君臣也故但朝服而已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而聘礼云諸侯相聘皮弁服則相朝亦皮弁服矣天子以皮弁服視朝故謂之朝服也[illegible]嚴陵方氏曰曲礼曰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諸侯之出必告于祖奠于禰反亦如之盖事亦如事生也而又及于社稷山川者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也然於適天子則其礼詳於諸侯相見則其礼畧豈非所見之人有輕重故

其礼不能無降殺身五官即王制下大夫五人是也五廟即王制二昭二穆身太祖之廟而五是也

曾子問曰竝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賓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圖曾子問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先後之次如何孔子言葬則先母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自从也从啓母殯之後及至葬柩欲出之前惟設母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爲父設奠故云自啓及葬不奠謂不奠父也次者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客之处柩至此則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令爲父喪在殯故行葬母之時孝子不得爲母伸哀於所次之处故柩車不暫停也及葬母而反即於父殯設奠告語於賓以明日啓父殯之期賓出之後孝子遂脩營葬父之事也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也吴祭亦奠之類故亦先重圖張子曰古者掘族而葬既竝有喪則先葬者必不復土以待後葬者之入祖去日近故也圖馬氏曰葬者送終之道也人子之心所弗忍也君子於其弗忍也所以先輕而後重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疏 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礼不可缺故雖七十之年猶必再娶然此謂大宗之無子或子幼者若有子有婦可傳繼者則七十可不娶矣 疏 山陰方氏曰爲庶子之宗者謂之宗子爲庶婦之主者謂之主婦宗子承家主祭於外而主婦則助之於內者也故宗子雖七十不可以無主婦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疏 冠者賓與贊礼之人也此人已及門而與主人揖讓以入矣主人忽聞齊衰大功之喪何以處之夫子言若是大門內之喪則廢而不行以冠礼行之於廟廟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也若是大門外之喪在他處可以加冠但冠礼三加之後設醴以礼新冠之人今値凶事止三加而止不醴之也初欲迎賓之時醴及饌具皆陳設今悉撤去又埽除冠之舊位使淨潔更新乃卽位而哭如賓與贊者未至則廢也 疏 山陰方氏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礼所以行義而已故冠礼內喪則廢以其義有所屈故也外喪則冠以其義有所伸故也然而雖冠而不醴以其變常而爲之殺也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

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

疏未及期日在期日之前也因喪服而冠者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此是孔子之言曾子又問他日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礼乎孔子答云諸侯及大夫有幼弱未冠總角从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於大廟中賜冕服弁服其受賜者榮君之命歸即設奠告廟服所賜之服矣於此之時惟有冠之醮無冠之醴醮是以酒為燕飲醴則獨礼受服之人也其礼如此皆得有除喪改冠之礼乎父沒而冠謂除喪之後以吉礼礼冠者盖斉衰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不可○疏曰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謂之醮者酌而無酬酢曰醮醴重以醮輕者醴是古之酒故為重醮之所以異於醴者三加之後總一醴之醮則每一加而行一醮也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註 曾子問祭而不行旅酬之礼何祭爲然孔子言惟小祥練祭爲然不旅者不旅酬也奠酬於賓賓奠其酬爵於賓前也賓不舉者賓不舉以旅也言此祭主人得致爵於賓賓不可舉此爵而行旅酬此礼也大祥則可旅酬矣孝公隱公之祖○朱子曰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礼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伸其敬也又曰主人酌而獻賓賓酢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主人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但賓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至旅時亦不舉又自別舉爵[鹽]山陵方氏曰昭公未可爲而爲之則於礼爲不及孝公可以爲而不爲則於礼爲過過猶不及故皆以爲非礼也然而不及於礼爲近於薄過於礼爲近於厚故於昭公則言非礼於孝公則曰亦而已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去声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註 饋奠奠於殯也大夫朔望皆有殷奠士惟朔月其礼盛故執事者衆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可與他人饋奠之事乎孔

子將謂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得為大功者饋奠否哉答云豈但大功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言身有斬衰所為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為者齊衰皆可與其饋奠孔子是與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悟此旨將謂言他人乃曰不太輕已之服而重於相為乎孔子乃答云非此為他人之謂也謂於所為服者也凡喪奠主人以悲哀不暇執事故不親奠天子諸侯之喪諸臣皆斬衰故云斬衰者奠大夫則兄弟之服齊衰者奠士不以齊衰者奠避大夫也故朋友奠人不充數則取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取大功以上也○疏曰反之者反取前人執事者充之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大旨與上章同但此問與於祭則是虞與卒哭之祭嚴陵方氏曰此與祭蓋喪祭爾非吉祭也故自斬衰以下皆與以服重者與祭乃所以重其祭也曾子反以為輕喪蓋失之矣○臨川吳氏曰斬衰之服重於虞卒哭之祭孔子云斬衰以下皆可與執祭事故曾子怪問不太輕其服之重者而重其祭之輕者乎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乎

疏所知識之人有祭事而已有喪服可以助爲之執事否夫子言已有緦麻之服服之輕者也尚不得自祭已之宗廟何得助他人之祭乎○疏嚴陵方氏曰此所謂祭蓋吉祭也故雖緦麻之輕亦不與○張子曰喪不貳事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識至則哀亡矣祭而識不至不知不祭之爲愈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疏說猶除也饋奠在殯之奠也不問吉祭而問喪奠曾子之意謂方除喪服矣不可與吉禮亦可與饋奠也夫子言方說衰即與奠是忘哀太速故言非禮也擯相事輕亦或可耳疏嚴陵方氏曰饋奠雖凶事然非己喪也故脫衰而與奠爲非禮若夫以擯相則非行事之正故於禮或可○臨川吳氏曰曾子初問自大功之喪趨者蓋以斬衰服重決不可爲人執事意大功之服稍輕或可與他人饋奠而孔子答以有服之人但可爲所爲服者奠則知不可爲他人矣曾子乃意小功之服又輕於大功或可與他人喪祭孔子又答以有服之人止可爲所爲服者祭則知小功亦不可爲他人執事矣曾子

又緦服乃輕於小功或可以與所識者之吉祭而孔子又答
以不可以上曾子三問於喪服則先大功次小功次緦服由
重以漸而輕也於爲人則先殯葬次喪祭次吉祭由凶以漸
而吉也曾子旣知此遂乳新除喪服之後或可與人饋奠孔
子亦以爲不可而但許其可以擯相可也者畧許
之而不深許之則不若拜擯相亦不爲之爲得

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
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
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
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
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

疏 有吉日者期日已定也彼是父喪則稱父之名母之喪
是母喪則此稱母之名弔之父母或在他所則稱伯父伯母
名如無伯父母則用叔父母名可而壻雖已葬其親而喪期
尚遠不欲使彼女失嘉禮之時故使人致命使之別嫁他人
某之子此某字是伯父之名不得嗣爲兄弟者言雖此不得
爲夫婦也夫婦同等有兄弟之義亦親之之辭不曰夫婦者
奉成昏嬿也使某致命此某字是使者之名致如致仕之致
謂致還其許昏之命也女氏雖許諾而不敢以女嫁於他人

禮也及壻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諾而不娶而后此女嫁於他族禮也 [疏] 山陰方氏曰夫唱而婦和兄先而弟後則夫婦固有兄弟之義故此言不得嗣為兄弟也詩不云乎宴爾新昏如兄如弟以是而已

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疏] 女之父母死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疏] 嫁服士妻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改服更其嫁服也衣與裳相連而前後深邃故曰深衣縞生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布為深衣縞為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也故服此以奔舅姑之喪女子在室為父三年父卒亦為母三年已嫁則期今既在塗非在室矣則止用奔喪之禮而服既改服亦布深衣縞總也 [疏] 山陰方氏曰喪者人之所自盡故不可以婚姻之禮麻 ○ 山陰陸氏曰女改服布深衣言布不言麻深衣之麤者也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

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卽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疏 此昏衰大功之衣謂壻家也改服改其親迎之服而服深衣於門外之次也女謂婦也入門內之次而以深衣更其嫁服也此特問昏衰大功之衣者以小功及緦輕不廢昏礼礼畢乃哭耳若女家有昏衰大功之喪女亦不反歸也曾子又問除喪之後豈不復更爲昏禮乎孔子言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豈可復行乎然此亦止謂四時常祭耳禘祫大祭過時猶追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擧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疏 思相離則不能寢寐故不滅燭思嗣親則不無感傷故不擧樂此昏礼所以不賀也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沒則成昏三月乃見於廟祝辭告神曰某氏來婦來婦言來爲婦也蓋選擇吉日而行此礼廟見祭禰卽是二事非見廟之後更擇日而祭也成婦之義者成盥饋之礼之義也 註 山陵方氏曰不息燭則不寢故也不擧樂則不樂故

也夜而不寐則相維之思無時而𠒂日而不樂則嗣親之思無時而散婦人謂嫁曰歸故於廟見稱來婦士昏禮所謂某氏來婦是矣祭於禰以成婦之義言禰則皇姑從可知⊙臨川吳氏曰婦以共養舅姑為義生旣不獲共養故必廟見以祭如生之盥饋然々後為婦共養之義完備而無歉矣也故曰成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扶畏反)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註】不遷於祖不遷柩而朝於壻之祖廟也不祔於皇姑以未廟見故主不得祔姑之廟也壻齊衰期但不杖不草屨不別次寢次耳女之父母自降服大功

曾子問曰取(去聲)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註】若夫死女以斬衰往弔旣葬而除之【釋】山陵方氏曰以其昏請期故倂衰而弔然未成婦也故旣葬而除之也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平聲)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

疏二孤二主當時有之曾子見其非礼故問夫子言天猶不
得有二日土猶不得有二王嘗禘郊社祭之重者各有所尊
不可混并而祭之喪可得有二孤廟可得有二主乎非礼明
矣注臨川吳氏曰上天之照萬物者唯一日下土之君萬邦
者唯一王禘嘗之所尊唯一太祖禘祭之所尊唯一所自出
之帝郊之所尊唯一上帝社之所尊唯一后土所尊之神在
上無或有身同者故曰無二上若日若王若四祭之上
神皆唯有一而無二況至喪之孤依神之主而可二乎

昔者齊桓公亟擧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
自桓公始也

疏師行而載遷廟之主于齊車示有所
尊奉也既作僞主又藏於廟是二失矣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
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
階西鄕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
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注因君弔鄰國之臣尊卑不等衛君弔而哀公爲主礼也礼
大夫旣殯而君來弔主人門右北面哭拜稽顙今旣哀公爲

主主則拜賓康子但當哭踊而已乃拜而稽顙於位是二孤矣當時有司不能論而正之遂至循襲爲常變礼之失成於康子上章言自桓公始此不言始而言過者孔子康子同時也灵公先桓子卒経訛爲灵公宲出公也【註】吅陵方氏曰喪有孤則哀之所主廟有主則神之所依喪有二孤則莫適爲主廟有二主則莫適爲依是豈礼之意哉然後世行之者盖自桓公始之季康子之過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側皆反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註】遷廟主謂新祧廟之主也齊車金路也又名曰公【補】臨川吳氏曰遷廟主謂祔禰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在昭廟穆廟之上最尊最親者也君將出行時徧告有廟之諸主又特告此無廟之一主而載之以行也●吅陵方氏曰齊車亦有齊敬之心焉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

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

【諺】崩薨而羣主皆聚祖廟以喪三年不祭以象生者為凶事而聚集也○馮氏曰鄭注老聃古壽考者之稱不深先生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者

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

【諺】去國而羣廟之主皆行不敢棄其先祖也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諺】諸侯五廟祫祭則迎高曾祖禰入太祖之廟主出入而蹕止行人不欲其瀆也◎嚴陵方氏曰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則以遷廟主行可知矣然必以遷廟之主者以天子之七廟諸侯之五廟無虛主故也廟之有主猶國之有主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廟為無主者亦神人依戚之同也祫祭亦為無主者以合食而亦反本也非是四者廟主其虛乎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

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

諸兩階之間出蓋貴命也

■旣以幣玉告于祖廟則奉此幣玉猶奉祖宗之命也故曰主命毎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以告而埋藏之不敢褻也■臨川吳氏曰無遷主謂諸侯受封傳繼未六世者未有當毁之廟故無已遷之主也廟無虛主有廟者不可以其主行主命謂雖無木主但所受於神之命即是主也貴猶重也貴命謂以神命為重其重亦如神主也受封之第二世止有太廟則告太廟而以其幣玉行三世則以禰四世則以祖五世則以曾祖六世則以高祖七世則有遷主矣八世以上遷主不止一主而但以高祖之父新遷者行也若天子初王傳緖未及八世者亦未有當毁之廟而無遷主唯商祖契周祖稷則湯武雖初王而三昭三穆之上有遷主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妾之無子者養妾子之無母者謂之慈母也天子諸侯不為庶母服大夫妾子父在為其母大功士之妾子父在為其母期是與已母同也何服之有謂天子諸侯也故下文擧国君之事證之■臨川吳氏曰按礼經傳記所言慈母有二其一大夫士之子有服之慈母者儀礼喪服篇齊衰三年章云慈母如母者是也其一国君子生擇諸母使為子師其次為

慈母其次為保母者是也子游所問蓋指礼經如母之慈母言夫子所答則以內則如傳之慈母言也

昔者魯昭公少(去声)喪(去声)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去声)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疏】良善也古者周以前也天子諸侯之庶子為天子諸侯者必為其母緦春秋有以小君之礼服之者以子貴而伸也然必適小君沒若適小君在則其母厭屈故練冠也此言練冠以燕居謂庶子之為王者為其母耳【諺】山陰陸氏曰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古者師弟子無服蓋如此○臨川吳氏曰為慈母性行良善不忍忘其撫育之恩遂欲為之服一非也有司援正礼以諫止之而公援天子練冠之釗再非也一弗忍於慈母初死之時而欲喪之再弗忍於有司既諫之後而遂練冠是以小不忍而亂礼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形甸反)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上声)孔子

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註】旅衆也色衣之色也東方諸侯衣青南方諸侯衣赤餘倣此東方用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日食是陰侵陽故正五行之方色以厭勝之救火不關此義也【補】馬氏曰大廟者神之位也神道有不安人子之道虧矣古者宗廟火三日哭哭以謝其神諸侯旅見之礼所以齊也於其齊也然後帥諸侯以救火日者陽之位也陽主於明君道也其有不明則君德虧矣古者日有食之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所以助陽唯其以陽不充故諸侯之旅見亦可以齊於其齊也然後帥諸侯以救日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註】大廟本国之大廟也夫人小君也【補】山陵方氏曰旅見蓋君臣之礼故以事而廢者少相見蓋敵国之礼故以事而廢者多此輕重之别也【補】臨川吳氏曰比之旅見天子多其二外則天子崩内則后夫人之喪也謂正當外国君入門之時

而天子王后之凶計至或主國君之夫人薨也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旣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圈嘗禘宗廟之祭郊社天地之祭此言五祀而祭法言七祀先儒已言祭法不足據矣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圈接捷也速疾之義此言宗廟之祭遇此變異則臧畧節文務在速畢無納尸於奧及迎尸入坐等禮矣圈馬氏曰祭者吉事也朝者盛禮也天子薨朝蓋亦廢祭矣故大廟火則哭之日食則鼓之后之喪則服之此可以廢祭矣雨霑服失容可以不旅見而不可以不祭蓋以祭而較之旅見則祭重故旅見可以易日而祭祀則不可以易日矣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旣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音又酳以刃反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疏天子諸侯之祭禮亡不可聞其詳矣先儒以大夫士祭禮推之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知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也五祀外神不可以己私喪久廢其祭若當祭之時而天子崩則止而不行侯殯[illegible]乃祭然其禮則殺矣侑勸也尸入迎尸而入坐也三飯不侑者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足當飯之數也酳食畢而以酒漱口也說見曲禮按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今云酳不酢者無酢主人以下等事也此是言殯後祭五祀之禮又言自啓殯往葬及葬畢反哭其閒亦不祭五祀直待葬後乃祭其禮又不同蓋葬後哀稍殺漸向吉故祝侑尸食至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而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故云祝畢獻而已已止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

疏比及也○曾子所問如此孔子曰廢又言自薨至殯自啓至反哭皆帥循天子之禮者謂諸侯既殯而祭社稷或五祀者亦如天子殯後祭五祀之禮也其葬後而祭社稷五祀者亦如天子葬後祭五祀之禮也疏山陰陸氏曰天子言嘗禘

郊社五祀諸侯言社稷畧詩
侯也大夫蓋畧不復名祭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
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
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
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
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
則祭

【疏】此言大夫宗廟之祭外喪在大門之外也三飯不侑酳不
酢說見上章大功酢而已者大功服輕祭礼稍備十一飯之
後主人酌酳尸尸酢主人即止也室中之事者凡尸在室之
奧祝在室中北廟南面佐食在室中戶西北面但主人主
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着三人畢則止也若平常之祭十一
飯畢主人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畢次主婦
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畢次賓長獻尸尸得賓
長獻爵則止不舉蓋奠其爵于薦之左也待致爵之後尸乃
舉爵今以喪服殺礼故止於賓之獻也士卑於大夫雖緦服
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謂如妻之父母母之兄弟姊妹已

雖有服而已所祭者與之無服則可祭也○今按致爵之礼賓獻尸三爵而止尸止爵之後執事者爲主人設席于戶內主婦酌爵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主人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以酌而酢主人執爵拜主人答拜主人降洗爵以酌而致于主婦主婦之席在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而更爵自酌以酢此所謂致爵也祭統曰酢必易爵詳見特牲饋食礼○嚴陵方氏曰位尊則以事而廢礼者爲少位卑則以事而廢礼者爲多此輕重之別也○山陰陸氏曰大夫言鼎俎籩豆者陳設雖備猶廢士不言小功畧士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

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練小祥也旅衆也羣立旅行言及他事則爲忘哀也弔乎先王因人情而制礼隨其哀樂之情皆有以飾之苴衰絰故爲至痛飾也居重喪而弔哭於人哀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弔爲矯偽矣非虛而何曾子既聞夫子此言矣而檀弓篇乃記其以喪遊之齊衰而往哭於子張得非好事者爲之誣歟○嚴陵方氏曰羣與旅皆衆也不羣立不旅行則以居喪宜與人辨故也○臨川吳氏曰羣立同羣而立也旅行與衆而行也重喪雖已期猶且不與人並立並行恐與人相語而忘己哀親之情又豈可忘己親之哀而哭弔以哀他人之親乎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疏】君重親輕以義斷恩也者君服在身遭親喪則不敢為親制服初死尚不得成服終可行除服之禮乎此所以雖過時而不除也殷祭盛祭也君服除乃得為親行二祥之祭以伸孝心以其禮大故曰殷也假如此月除君服即次月行小祥之祭又次月行大祥之祭者親喪小喪後方遭君喪則他時君服除後惟行大祥祭也然此皆謂適子主祭而居官者若庶子居官而行君服適子在家自依時行親喪之禮他日庶子雖除君服無追祭矣【疏】山陰方氏曰有君之喪而不敢私服則以義斷恩故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疏】曾子之意以為適子仕者除君服後猶得追祭二祥庶子仕者雖除君服不復追祭是終身不除父母之喪矣可乎孔子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過時不復追舉禮也今不追除服者不是不能除也患其踰越聖人之禮制也且如四時之祭

當春祭時或以事故阻𢡟至夏則唯行夏時之祭不復追
補春祭矣故過時不祭禮之常也惟禘祫大事則不然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註】殷盛之事謂朔望及薦新之奠也君
有此事則往適君所朝夕則不往哭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疏】啓啓殯也歸哭哭親喪也反送君復往送君之葬也此二
節皆對言君親之喪者臣有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
歸君所父母喪有殷事則來歸家朝夕亦恒在君所也若父
母之喪既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之
葬也下文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亦
身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互推之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疏】室老家相之長也室老子孫行事者以大夫士在君所殷
事之時或朝夕恒在君所則親喪朝夕之奠有缺並奠不可

庶也大夫尊故使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也內子卿大夫之適妻也爲夫之君如爲舅姑服齊衰故殷事亦之君所 [註] 盧氏曰人君五日而殯故可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臨君殯則歸哭父母而來殯君殯君訖乃歸殯父母也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註] 誄之爲言累也累擧其平生實行爲誄而定其謚以稱之也稱天以誄之者天子之尊無二惟天在其上故假天以稱之也人君之事多稱天不獨誄也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 君薨其入如之何

孔子曰共 供 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 扶畏反 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 問 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註] 曾子問國君以事出疆必爲三年之戒備恐未得卽返也於是以親身之棺隨行慮或死於外也君死於外則入之禮如何孔子言於時大斂之後主人以柩而歸則其國有司供主人殯時所著之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也此時主人以

柩在路未成服惟著麻弁絰疏衰而菲屨且杖也麻弁布弁也布弁之上加環絰也柩入之時毀殯宮門西邊墻而入其处空缺故謂之闕非門闕之闕也升自西階者以柩从外来有似賓客故就客階而升也如小斂而歸則子首不麻弁身不疏衰惟首著免布身著布深衣也入自門升自阼階者以親未在棺猶以事生之礼事之也凡君与大夫及士之卒於外者其礼皆一等無異制故云一節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旣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旣封窆而歸不俟子

[疏]遂遂送君柩也旣窆而歸下棺即歸也不俟子不待孝子返而已先返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旣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旣封窆改服而往

[疏]遂〻送親柩也旣窆之後改服而往者雜記云非從柩与反哭無免於堩此時孝子首著免乃去免而括髮徒跣布深衣而往不敢以私喪之服喪君也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

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

[疏]士特牲大夫少牢上牲少牢也庶子既爲大夫當用上牲然必往就宗子家而祭者以廟在宗子家也孝子宗子也介子庶子也不曰庶而曰介者庶子卑賤之稱介則副貳之義亦貴貴之道也薦其常事者薦其歲之常事也[疏]張子曰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子立矣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所謂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者也祖考皆然故采蘋之序言大夫妻可以承先祖其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非惟爲士直爲庶人亦然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虛規反祭不配

[疏]介子非當主祭者故謂之攝主其禮異於宗子者有五焉若以祭禮先後之次言之當云不配不綏祭不假不旅不厭祭今倒言之者由說攝主非正故逆陳以見義亦或記者之誤身今依次釋之不配者祭禮初行尸未入之時祝告神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如姜氏子氏之類今攝主不敢備禮但言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不言以某妃配也不綏祭者綏字當從周禮作隋隋墮之名也尸與主人俱有隋祭主人減黍稷牢肉而祭之於豆間尸

則取菹及黍稷肺而祭於豆間所謂隋祭也令尸自隋祭主人是揖主故不隋祭也不假者假字當作嘏福慶之辭也尸言一飯訖主人酳尸尸酢主人畢命祝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再拜稽首令亦以避正主故不嘏也不旅不旅酬也詳見前章不厭祭者厭是饜飫之義謂神之歆享也厭有陰有陽陰厭者迎尸之前祝酌奠訖爲主人釋辭於神勉其歆享此時在室奧陰靜之處故云陰厭也陽厭者尸謖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於西北隅得戶明白之處故曰陽厭闕礼之意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嘗庶幾其享之而厭飫也此言不厭祭不爲陽厭也以先後之次知之[illegible]叩陵方氏曰四時之祭礼之常也故曰常事用介子之牲而祭則言爲介子某薦言薦之於彼以介子攝爲祭主故言使介子某執言執之於此凡祭皆執而薦之言薦言執互相備爾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illegible]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賓俎之北賓坐取此爵而奠於俎之南不舉之以酬兄弟此即不旅之事君宗子主祭則凡助祭之賓各歸之以俎肉今攝主故不歸俎肉於賓也非但祭不備礼其將祭之初告賓之辭亦

異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国不得親祭故使某執其常事某告也故云使某辭宗兄宗弟者於此攝主爲兄或爲弟若尊卑不等或是祖父之列或是子孫之列則但謂之宗子矣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疏]宗子無罪而去国則廟主隨行矣若有罪去国廟雖存庶子卑賤無爵不得於廟行祭礼但當祭之時即望墓爲壇而祭也若宗子死則庶子告於墓而後祭於其家亦不敢稱孝子某但稱子某而已又非有爵者稱介子某之比也身沒而已者庶子身死其子則庶子之適子祭禰之時可稱孝也子游之門人有庶子祭者皆用此礼是順古義也今世俗庶子之祭者不能先求古人制礼之義而率意行之秖見其誣罔而已■吅陵方氏曰庶殺於適賤殺於貴礼之常也庶子無爵則非適非貴故雖可以祭其礼又爲之殺焉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

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疏 曾子之意以立尸而祭無益於者故問祭時必令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蓋祭初陰厭尸猶未入祭終而陽厭在尸既起之後是厭祭無尸也孔子言成人威儀俱備必有尸以象神之威儀所以祭成人之喪者必有尸也尸必以孫以昭穆之位同也取於同姓亦謂孫之等列也祭殤者不立尸而厭祭以其年幼少未能有成人之威儀不足可象故不立尸也若祭成人而無尸是以殤待之矣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

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

疏 孔子言祭殤之禮有厭於幽陰者有厭於陽明者蓋適殤則陰厭於祭之始庶殤則陽厭於祭之終非兼之也曾子不悟其指乃問云祭殤之禮畧而不備何以始末一祭之間有此兩厭也孔子言雖是宗子身在殤之年無爲人父之道宗子不得代爲之後其族人中有身之爲兄弟者代之而主其祭之之礼其卒哭成事以後爲吉祭祭殤亦用特豚今亦从

成人之禮用特牲者以其爲宗子故也祭有尸則使食舉肺脊以授尸祭而食之今無尸故不舉[疏]脊也凡尸食之餘歸之所祖所敬也主人敬尸而設此祖今無所祖以無尸故也玄酒水也太古無酒之時以水行禮後王制則設之重古道也今祭殤禮略故無玄酒也不告利成者利猶養也謂共養之禮已成也常祭主人事尸禮畢出立戶外則祝東面告利成遂導尸以出今亦以無尸廢此禮是謂陰厭云者以其在祖廟之奧陰暗之處厭之也[疏]臨川吳氏曰陰者室之西南隅謂之奧正當牖下不受牖明屋之隱奧處也以其幽暗故曰陰陽者室之西北隅正與牖對受牖之明屋之漏光處也又爲室之白白光明也以其光明故曰陽厭者但使鬼神食之厭飫而已無尸以食其祭物也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疏]凡殤非宗子之殤也無後者謂庶子之無子孫者也此二者若是宗子大功之內親則於宗子之家祖廟祭之必當室中西北隅得戶之明白處其尊則設于東房是謂陽厭也[疏]程子曰無廟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也○馬氏曰厭不成禮之祭也厭於陰者宗子之殤而無後者厭於陽者凡殤身無後者其異何也宗子尊矣則以特牲即於陰者幽陰之義反諸幽求神之道也凡殤卑矣其祭也則就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則所謂堂事略矣宗子非不欲尊之也其所以不得爲成人者以祖禰

祭而已於宗則明親踈於廟則明尊卑唯其所尊故筆宗子不得爲成人○嚴陵方氏曰陽尊而陰卑宗子之殤曰陰厭而凡殤曰陽厭者鬼神尚幽暗故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古鄧反)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旣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速)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去聲)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暮)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

堩道也有變變常禮乎且不乎不變常禮乎此句而出道右則道之東也聽變聽日食之變動也明反日光復常也舍奠晩止舍而設奠於行主也安知其不見星謂日食而星見則昏暗中恐有姦慝也痁病也不以人之親痁患謂不

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也【疏】張子曰豫備深思之道也
無虞也蓋幸而免也不知道當如是若老子送葬日食而止於
恒似過也然道有是理◉嚴陵方氏曰夫柩不蚤出不暮宿者
慮晻昧之中而有不測之患故也前日食而行柩豈異夫蚤出
暮宿者乎恒蓋恒行之塗也言恒行之塗防慎如此則非恒之
塗可知也◉馬氏曰老聃以止柩聽變爲愈於行也仲尼以爲
禮何也夫以人之葬中道而日食皆在道也蓋止則安行則危
其行也非必犯患也以人之情爲慮於疾患也患出於不測則
其行不若止也然則其止非必安也然不得已則見星而
行豈若止哉此仲尼所以慮於非禮而終亦以爲禮也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疏】復死而招魂復魄也公館公家所造之館也身及也公所
爲謂公所命停客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但有公命故謂之
公館也一說公所爲謂君所作離宮別館也◉嚴陵方
氏曰公館之禮宜隆故復私館之禮宜殺故不復也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

其葬也如之何

疏 八歲至十一爲下殤土周堲周也說見檀弓成人則葬於墓此葬于園圃之中輿猶抗也機者輿尸之具本爲之狀如牀而無脚以繩横直維繫之抗舉而往堲周之所棺斂而葬之塗近故也曾子言今世礼喪皆棺斂下殤於家而葬之於墓則塗遠矣其葬也如之何問既不用輿機則當用人舉棺以往乎爲當用車載棺而往乎然此謂大夫之下殤及士庶人之中下殤耳若大夫之適長殤中殤有遣車者亦不輿機而葬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去声下衣棺同)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疏 史佚周初良史也墓遠不葬於園也言於周公言猶問也周公曰豈不可者謂何爲不可也召公述周公之言告佚佚於是用棺衣而棺斂於宮中是此礼之変始於史佚也旧註以豈爲句者非 按 臨川吳氏曰周人葬下殤之礼不用棺但以衣斂尸而置之尸牀不用車載衆手舁之以往曾子問去墓園塗近者可如此若去墓之塗遠則舁尸以往而不用棺不用車似若不可故問當如之何孔子遂引老聃所言史佚之事以答盖史佚曾葬下殤之子而其墓遠方疑於舁尸之不

可而召公勸以棺斂於宮中則如成人而載以䡴車不用機也
史佚以前未有此礼故有所不敢於是召公爲史佚問之周公
周公曰豈不可蓋礼有從權而以義起者墓近則用機墓遠則
棺斂而車載以往雖前時礼所未有然亦無害於義也史佚依
周公所言行之自是以後葬下殤者若墓遠則用棺也棺衣者
謂斂以衣又斂於棺也下殤用棺而衣之棺之者蓋自史佚始
前此則衣而已不棺之也○山陰陸氏曰下殤雖不棺斂於宮
中卽塗遠而欲拘墓近之制是膠也故召公權之周公與之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註 受宿受君命而宿齊戒也齊衰內喪大門內齊衰服之喪也待事待祭事畢然後歸哭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註 尸服死者之上服令爲君尸而弁冕者弁士之爵弁也以君之先世或有爲大夫士者故尸亦當弁或冕也出而卿大夫士遇之則下車尸式以答之必有前驅者尸出則先驅辟開行人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旣殯而致事殷人旣葬而致事記

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音]避 無辟謂君使則行無敢辭辟也此礼當然旅抑當初有司遣之服夏之礼親喪既殯即致還其事於君殷礼則葬後乃致其事君子指人君也臣遭父母之喪而君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也雖君有命而不忍違雖喪次是不可奪其喪親之孝也[集]如陵方氏曰致事與大夫七十而致事之致事同義彼以老而不勝事此以喪而不勝事故皆致之於君也凡事皆然又況金革之事可以無辟乎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集]魯公卒哭而从金革之事以徐戎之難東郊不開不得已而征之是有爲爲之也今人居三年之喪而用兵以逐攻取之利若吾不知其爲爲何礼也盖甚非之之辭一說利爲例言無故而以三年之喪從伯禽之例以用兵者甚非也[集]臨川吳氏曰武王崩之年武庚叛周徐戎應之周公東定殷亂遣伯禽之国鎮遏東方元年征徐戎盖此時王室危急伯禽雖有私喪不敢辭辟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七